



夏赤城先生文集



^16
2799
5

五



18
2799
5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記

思惠亭記

唐侯雲卿以名進士試推吾郡其始至也過道屬邑相與目接便若有意於予旣而稍出口若見譽以文事而不欲畢其言於衆中久之取視吾文與詩予亦得其文以讀乃始知前之望見而顏色在我者同挾相媚勢自然也至是使人以書幣來亦以是事曰官以鞫訊爲名鞭笞縛呻呼偃仆日用施毒於民若不可以言惠而惠在焉患弗思耳於是圖惟藉思之

三十九年
十一月六日

地作亭於寓寢之右直謂之曰思惠亭成加扁而紀志闕焉侯於獄事旣以明清稱允惠及六縣矣然猶數數若是可謂文章有實方且歡敬之不足敢辭勞凡馭民之道惠而已所以施惠思而已思之要重輕而已吾家居自食吾力身為重出而任人之責以庇佑民衣食輿馬取給於民匕為重匕輕審而思過半矣故曰思之要重輕而已侯典職法行于威于富則侯於重輕宜無不審也言於侯為剩吾第以諗繼侯而復來者侯三年政顯將去而耳目 清朝思惠所及亭為天下作也若曰某府某亭傳於後世亦自不可誣也侯於政事之暇亟來諸生如賀某范某等五六人講論文義惠及良士又嘗思教事於此亭

壽澤堂記

予居鄉之日久老匕嘆逝閱人為多嘗欲撰載目之所見及所得於口耳丈夫女輩年九十以上為一帙曰景壽之錄竊又欲分正次二錄為帙亦如之正取在壽為善次則蚩匕徒壽者以壽為難遇亦不得不載方拾筆於此而吾庠諸生楊某以其外祖母太安人事狀來適九十壽序顯為請太安人姓許氏歸養素徐翁俱臨海在城人姑嘗不視太安人盥舌去其

翳視如前三男獨仲太安人出聽側出難也先舉尤
難乃若儉勤至今用之因得以其餘力及鄉之貧餓
者好施與獨與浮屠氏有吝色反不爲丈夫之惑予
嘗曰壽之貴於天下尚矣亦未論其有功無功徒以
其多歷年所久視於世吾視之若視吾父祖天下豈
有無父祖之人茲其所以貴於天下行於古今而不
敢有二焉者太安人於徐爲有功夫在壽爲善浸淫
久固慶源深長四曾五六殆未足以訖其澤之所徹
若太安人可謂在壽爲善流澤遠近何如也三男某
某某皆能養壽母克肖其家某長男某府學諸生太
安人孝惠之薰蒸幾何其不發先於此楊生曰我舅
氏近爲太安人作一堂於正寢之北堂成而未有榜
目幸先生之寵惠我舅氏曰壽澤何如楊生曰甚善
我舅氏於是蒙先生多矣雖然尚有望也堂不可無
述先生於太安人之壽旣不難爲之序請易序以記
可乎曰可堂肇工於某年月日斷手於某月日祭而
落之於某月日太安人坐茲堂受觴酒三子者主贊
毋應客加以孫曾左右前後熹怡婉變長恬兒弄席
間筵上語笑聲回歌鼓響答坐客無不心豔口誦實
生世僅見一大好事圖書所未載遂書之爲壽澤堂

記備彤管氏采焉

照睡燭記 并箴

予病頭痛不任久睡鑪几與坐夜常四三童子贊燭稍置美者是夕予坐睡既覺煌也 在傍徐察之鮮霽朗發以其睡閱之惋惜不足因記前之夕或觴廣筵或繹奧學反取翳昧沈短不美之器使間豆邊親卷帙噫童子贊燭可謂幽其賢顯其媿乖其地也既而曰國家用人亦若是爾惜不有坐睡者覺其事時方苦連雨正晝作黪黑色又一夕予倦甚亦不欲就枕陶也視燭之盡甯棄晝以爲睡候是晝不如美燭也

嘻補天地議化育在人亦不可誣然而用之於照睡者有矣箴曰管也小器抱明函翳童子用之乖午舛戾賢不虛辱愚難強智凡百用人鑑此足矣

愛月軒記

文學上弟子陳臨民以莊嘗就予請曰先君性愛月因以號亦以扁曰愛月軒月之夕無不嘯詠其中一日客有問月之旨于主人主人領而不卽對客去以語小子意小子爲可教於是商訂往反亦未無少助益先君卒且葬幾年矣月之談錚也數十百言小子猶憶之敢以請於先生夫月構魄於陰受光於日

涼溫寒暑時之不同月之不同也春吾愛和秋吾愛清夏吾愛其晦冬吾愛其藏暑軋其精得無晦寒恒其光得無藏和以親人則柳下出臣清以絕物則首陽餓叟晦以安時周王未觀商政藏以養恬漢傑方逐赤松吾所不能忘情於月者殆此等類媒吾心也婆娑光影云乎哉雷連風露云乎哉先君所得於月如此幸先生之教之也先生一言端爲此軒不朽亦以慰先君於地下嘻予於以莊茲不得爲成讓但其所受於月之旨亦旣啓其奧抉其玄鑽其髓而出之已吾尚何說之助一言塞責可也吾聞不知其人觀其所愛山吾知其爲靜正人也愛水吾知其爲流通人也愛月吾知其爲朗霽人也然則愛月主人所以立其德者尤明白可想至論其所得於月殆見微博諭卓識偉用之士所謂朗霽爲人又不足言也以莊暨其弟安民俱將發身賢科行志有日尚亦觀於其子以加知厥考

頤壽堂記

鏃眼中所見吾鄉富家翁賢可述者二人楊翁彥謨陳翁叔成楊翁實予家妻從叔祖陳翁實與鏃先君子友善二翁同一識士知事陳翁更善談論長於狀

物見意予嘗侍几杖聆警歎聲至今猶憶其語累匕
對人稱說使知典刑尚在冀慕弗及也翁五子中子
綸字太和尤號白眉形德俱類翁識士知事不及翁
者幾何近益宅於故居之左肯構崑岷扁用頤壽二
字卜以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徙居焉鏃從母兄褚
君永川等方冽觴酒賀甯集先期使其子茂其姪櫻
榮僕匕以記文爲請予愧其勤也不得辭又太和弟
兄遇我爲又情俱不得辭壽之貴於天下尚矣禮曰
期頤言壽必以養也易曰頤貞言養必以正也夫飲
食男女服御居室器物等皆所以養也苟取之不以
道用之不以節然則曰養之而正吾不敢以爲信也
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慎言語蓋所以養
德節飲食蓋所以養形立言次第養德居先養形居
後壽之不取爲徒壽較然見矣於乎若但以年至爲
壽匕之外一無所問頑鄙猥瑣皆得抱年以齒於世
不幾於棄德蔑賢恣情罔世所謂壽反不爲世道累
耶若陳氏父子殆所謂以正養德不徒爲壽者已以
是名堂殆所謂此聲此實辭無有愧者已視冒焉以
齒於世名正而實窳相去近遠何如耶太和之兄世
和用耆德飲於鄉下戒賓一等旣而太和亦以三豆

之禮辭弗往從弟文佩文治俱縣學生文治尤積學
負才器自巡按提學官至村市氓隸無不望擬更矢
心引薦所不報者運未至也長二子鏗鏃骨狀整健
年未而器成是役也方其受稿吾師有樂先生重又
命之

清和堂記

姜與夏世篤交道自吾家前都御史至今不衰予始
與潼川守廷儀公爲婚姻家潼川賢後人三長洲文
學鳴夫次義官用夫次國子生純夫及予二姪沐涼
迭爲婚媾家婚媾又二世矣由交與姻姜氏世德可
知也純夫近益宅於舊居之左作堂焉字清和堂成
以衆落遂以記請陳文浩王汝正陳敏之與記事夫
四方無事上下相親清和在天下門戶無事家人相
親清和在一家純夫以名其堂將謂天下乎亦但一
家乎夫局一家不必得一家窮天下然後可以得一
家何者天下不安吾獨得而安衆人不樂吾獨得而
樂衛立世子不以時魯之處女懷其憂楚置令尹不
用賢蔡之耕夫喪其芟取敗在彼遺患在此理有必
然不得不爲之端憂失措情周於智也是故居其位
則謀其國謀其國則思其患預防早計挈匕焉不敢

就一饋之安況今民力日盡民財日竭爲今之計內
解土木興作之役儉身以紓民力外省無名科斂之
條飭吏以裕民財下詔寬民設法備荒必使天下橫
草不驚乃後已若其卑品下列無位以行其道亦視
其所得爲不得爲而盡心焉小補衆益以助大官以
天下安力至而無跡果然矣吾見清和在天下而家
以之人以之不然徵發調募科刷輪輓以至兵火殺
傷救死且不暇清和可言邪由是見純夫察微慮遠
知福之自知禍之來名一堂而繫天下君子謂之善
謀其家者遂爲記

太平葉氏祠堂記

近世舊家大族多不立四親之廟視其身若泛梗遊
石一不問其來處亦甚可慨也江洋葉氏獨講是道
又以取文於予予得先請於其子孫之賢者夫禮不
泥古亦不黜俗視其情匕有未厭不用於古用於今
情以義起也古者禮家士庶得祭祖禰二龕漢以來
已不能守或遂及高祖爲四龕宋儒始定議四龕爲
通行之典以至雖支子亦有可祭之說皆所以厭人
情補前之所未備也於是亦有制一定不得以情恕
如禘祫世室必欲彷彿行之始先之祭可用程朱祧

主有大功德光家之人亦止存主始祖龕側遇祭以
祔此或可用夫有不遷之祖則有不遷之宗鄙意是
祠正中入北稍高設始祖一龕自始祖適長而下除
已祧外仍用高曾祖禰四龕一宗子爲百世不遷之
大宗餘小宗散落房從者皆統於大宗子五世之外
所統猶服齊衰三月異於小宗服盡則遷者此殆所
謂古宗法亦朱子祠堂之制也予於是嘗竊思之使
天下家自爲治治過半矣祠堂者隆祖收族之器家
自爲治之道也家患無統家統于一饑有所得食寒
有所得衣流亡有所得廬畝惡有所懲善有所勸矜
寡孤獨有養誠使天下家自爲治令以是得之縣守
以是得之郡宜政監司以是得之一方大君以是得
之天下而曰治過半殆亦不妄夫言之易行之難今
欲使天下家自爲治奈何而可夫善莫若倡立事在
人十室必有忠信太平一縣吾以葉爲倡葉子孫多
秀健尚禮考古秋官郎中敬之賢且有志可與立事
隆祖收族適又其家盛舉倡莫若葉賢子孫勉之吾
聞誦其言則行其事予於是旣不得不言亦不得不
望死無不食之鬼生無不養之人人無不逞之夫三
者吾所以望也賢子孫勉之予雖老獮及見葉倡迪

風聲蕩摩浸漸之功謹書以俟

餘慶堂記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世之榜其堂以名著率多用之夫積善二字明白切實無可論者若其曰餘慶餘慶吾見取必於前人者太過引而責諸己者不足雖人藏其心未可輕議而言意之間自不能無敝請因葉氏之榜而過爲之防夫二代之長以商有二宗周有宣王未燼而噓之焰未竭而浚之流積善之效也世之舊家華族正使其先奕世載德比之有國其所積累班匕幾何而可以坐食過享此固不足恃也然則爲人後昆生長餘慶之下者尤宜慎德庸豈可循匕取必於前人而不責諸己以爲善也耶或曰舍積善而餘慶是榜其意以讓美於前之人而已享其成功退然若不敢與能於茲堂賢後人之設心然也吾獨不知所以論之嘻子見於此誠是也但恐非所以儆或然而豫爲之防我之見子之見耳更得因子以卒吾之說夫取必於前人而恃之也太過其勢足以忘善於己忘善於己殆非所謂世濟其美而餘慶之下者卒亦不可得而恃是亦將大泯我宗祧以故不取讓美而用成美愚者之慮也葉氏系出括蒼唐

法善公之後始遷潢水由十九世祖承事公六世祖
遠贅賈壻遂爲藍田葉氏藍田子彥光號素齋讀書
飭行連辟不起素齋子近仁洪武間亦以賢良不就
徵賢良三子次奉先縣學生正統間貢禮部以病歸
孝先德長於鄉爲鄉飲戒賓子三鏃鏞銓鏞字文華
別號恪庵子廷茂葉氏自承事至恪庵中間積累旣
久而恪庵父祖尤號累善至廷茂與其子金象食世
德之報又皆不敢忘善於己一言一動仁在厚隨所
以培本養末日不足而金尤讀書攻篆隸帶比興有
文有實吾是以知葉氏之慶未艾也夫言於人以規
亦視其人其人賢也雖嫌於有缺理無虛受規可也
不賢者反是廷茂父子賢也因得恣口一言聞諸先
民有而不規疏之也無而置戒親之也予在賢父子
爲宜親父子勉之美亦不如惡石

養慎堂記

縣治東北郭五松張氏世居焉張氏賢子孫廷璋翁
善治產業推其餘以及貧無食者少取息錢雍容得
利不爲錐刀競亦因以致富匕埒今之方面牧守其
爲人易直澹簡足跡不入權貴之門與之語有道理
可申復又獨禮士喜客爲具洗拚無虛日若某猶翁

所歛餼嘗欲爲作一文藏之有年近翁之子寄壽示
堯以其姻家范太守所定養慎之堂求爲記傳曰不
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夫出言行身應事三
者慎之地慎必有所養慎不養不慎也養必有所存
心不存不養也吾聞心猶稱事至稱量重輕先後緩
急皆心之任心不存雖欲慎誰爲慎吾見顛倒錯午
出言行身應事皆將必有不可言者亦何止重輕先
後緩急之間而已也是故君子惟敬惟一措心於敬
一之中事過而安何悔之有如馬之就馵羈貨之處
局鐻雖欲少離不可得已由是慎有所養事至而慮
事去而寬歛心致然也然雖慎不同有利害之慎有
是非之慎利害之慎以去害是非之慎以去非
利慎之慎明禍福也是非之慎持禮義也書曰慎厥
身修又曰明王慎德爲賢爲聖皆是物也慎可易言
哉翁二子長宗堯清實簡溫寡言笑見者無不傾近
次宗武沈幹類其兄并書以爲記

瑞菊記

同受喜種菊今年冬十月四日盆盎見休榦共枝別
較然二色蓋白紛而黃獨見者神竦跳呼稱誦就飲
無虛晷或曰此花殆戊子鄉科一縣之徵不則范氏

連薨共系皆瑞應所在曰不然草木一家之祥宜先問莖主近者未論不可言遠同受清純靜默發於篇章有陶韋家風予嘗謂同受范氏之瑞花爲同受事在不疑賈永言方廷佩曰幸先生一言同受之花有不長畱在天地間必無是也余曰得天人之際甚可畏也應感如響報施以類間若桓宜之有年安靈之大鳥舛焉滋不以類春秋於此旣存不去後世史官於此亦大書連書不一皆所以識愧不與其瑞曰穀妖羽孽執此法也以臨諸祥非是應竿牘在人尤爲可畏亂君蔽主知虛應無實不得取蓋於後世先自爲蓋矣今若同受之菊類者歟報應施行者歟不詭吾筆何取於辭嘗讀周元公三花之說亦以菊配蓮次牡丹以備見人情示向背藏譏奪於是宜有未暇者自今論之一莖三花天淵華林蓮之爲瑞一枝二頭光撩妃子在牡丹亦可藉口乃若菊之爲瑞獨未之前聞也自同受始遂書以補三花之缺同受名槩別號鶴山孝事存歿在諸兄怡也無一言念貧則約已擇友則省身雖善吟事亦不欲空作胸抱有在如今之菊自爲倡是其驗也并布之亦以冠詩

醉民記

夫酒之爲世之用甚蕃以碩不可一日無至好飲而醉尤以是取賤惡不齒於是醉一字斷非善稱也江洋葉翁別號醉民求文於予吾聞翁飲亦不多卽醉亦不至崇飲及亂翁實獨醒而以醉自命其中必有大美惡焉不然不至是也於乎其殆耳不聞目不見墮其心於憤世嫉時之表不知有身焉知有人不知有家焉知有國翁殆於此亦甚不得已也不然翁讀書工比興布衣而有志夫豈不知醉非善稱而自爲猥沓不少難色故曰必有大美惡焉以是也由翁之事以見昔之飲者如劉伯倫阮嗣宗以及八達諸人荒腆酣放其始未必不以世道時事如翁今日之比矧又行不私於其身與家而以取惡聲於後世醜正穢史至今爲世口實亦寃甚矣予故出之於此使後之人得議末減焉亦千載一遇也且古之人馳名浮於實必求豐其行而儉其言今之人淺狹於身張皇於口必使名有餘而實不足卽如立號未直而謂之直不誠而謂之誠淡與簡等以視其人不翅遠也而謂之淡且簡翁之餘意將又在是矯而過實亦不自恤文成仍付故人之子林舜之書之爲醉民記

鶴洲記

正德戊辰冬十月予始爲江心之遊過道黃邑假榻歲寒軒十有幾日一日黃氏諸子造枕請曰盍少遊乎則已使童子挈榼手杯杆以往遊于澄江之滸緩行隨波數十百步遇分濤絕岸而止當是時日隱不耀水流無聲近山突如遠山曠如予四三人者立於寂漠之濱荒寒之境殆若野鳥異類其使人坐而猜者且置弗論山水遠意古今長懷爲之引滿數酌以屬宗科使傳宗賢以徧至宗博投杯而言曰約嘗以鶴洲爲稱號又嘗以爲請其是謂矣予始意其徒爲是名也不虞真有是爲之又引滿數酌使童子招鶴未至而去之復休于歲寒軒他日縱念鶴洲立號之義竊有得於此夫人之生仰而事俯而鞠衣食門戶公私百故又况生芬華之裔處富穰之中禁匕役匕日且不足於是必有清遠之物遺俗之名以遷其視聽以破其塵想以致其間不然心營而無節慮鍾而不返日錮月溺稍就俗下不難也噫此好修者所爲懼也然則號一物而可恃以爲進道之端君子必由也宗博能詩善大字清婉端麗如其儀貌執伎如此亦可以見宗博胸中自有鶴洲不獨其號然也於是予言爲長物矣

西塘記

吾縣倅京口葛侯宅西有瀦曰西塘因以爲號而求言於予按塘週圍若干步爲畝若干旣臨之桷又浮之舟檻觀水遊其物備矣當其厭紛雜適寬閒陵澗漾挈音瓦影近在宇下鳧淺鷗沙遠充觴次此則日可樂其樂若其四時之景風花雪月遞以其時來助遊物錦瀾而麗者文水而爽者躍金而蟾沒者繚玉而龍見者此則隨時而樂其樂樂同也侯獨於此不以爲樂更以爲憂何也侯祖二代卜兆在此塘侯永思之地號以志哀不樂是也雖然塘事有可用以贊吾事者侯不當以哀并置之也觀其涵雲天涿星日抱虛明體在侯爲前日之所養宅魚鱉下禽鳥育物攄用在侯爲今日之所施侯於茲塘宜有相觀之益而侯不言徐察侯今日之政亦自不可蓋吾固知侯於茲塘哀思之外亦未嘗弛然無意又以見侯之哀思有不徒思而思以顯其親然則茲塘亦何必娛耳目豁襟抱去紛雜然後得爲輸盡於我有大者小不計也侯爲人開爽得志治行亦頗上忤上之人多獎借焉

日峯記

府城之西涉江二里而近有山獨高受出日煜也獨先因以名鄉進士徐君尚質嘗讀書日山之僧舍易山以峯又因以爲號夫日君象峯有高士之稱尚質自視亦高士否耶且日覲日月之重光尚質於品士愿於何等謂之不辱將爲富貴之饜乎抑爲功名之顯乎若道德則士先儲備豫爲高尚時而出之以顯功立名亦非功名之外別有所謂道德塊然不復施用也然則道德何非經國拯民之本務於是儲備道德幾不由學乎夫道遠徵博附以盡取一語一默以盡誨依托旁午以盡物夫物善用之累土可爲師保况高負如峯烜赫如日顧獨於吾身一不相借也邪夫峯降而不遷惟其靜縟而不污惟其潔夫日幽曠畢朗惟其明晝夜不息惟其健靜潔明健尚質有取於峯與日其殆於中亦必有近似先得者耶於是高附焉仰誨焉依託旁午焉呻其扁目掩卷內省加修益勵以養以儲預爲高尚嘻自今吾台人有以功名大顯于時者必曰日峯在日峯數日可至也而日峯可謂無辱於茲扁矣至而益信日峯前日之果足爲高尚而予於日峰亦蚤計矣日峰今年受館於吾邑諸生曰先生於所善喜盡言亦喜聞己之過誠心教

人往匕盡其材治經得獲麟筆意間爲古文辭尤工於詩歌波撇點黼之法先生秀整健爽實亦光嶽靈氣其爲是稱意且有在也予曰然遂書之爲日峰記

慥軒記

樂安彭本惠以家嚴慥軒扁號并事狀求言於予按狀慥翁在子以孝稱在弟以悌稱與人交以直信稱獨以不仕掩其臣節而三善可槩見類推又嘗以其子讓不取所後者田廬行事多此類所謂篤實君子有可言者或疑慥翁是區嫌於自見殆其不然夫區號有二道或稱以其實或稱以致其實稱以其實慥軒之類也吾嘗怪世之立門戶走幣修來登屨以道授徒者類皆講於子臣弟友之外以爲道在是高者隘青天深者易窮壤學成而不知道迷以終其身人之難悟可愚有如此幸而旁觀竊笑尚有其人不然吾聖人之書幾不爲空言爲長物不幸至是秦火不爲烈老佛不爲害故予聞有以子臣弟友庸言庸行爲意者未嘗不端拜下風願執鞭策以從翁今日其人予故願爲之進筆殆亦執鞭之類矧翁之事尚有可述其伎李東垣其心范高平雖不仕而有仕之功貪吏苛政日毆生人置死地翁日投劑以死者生

相去不翅九牛由是愈見翁之篤實在醫家不說無恆以故翁之庭多貴人長者足跡羅東林張梅林到門二人本惠之行能足以世其家而清通知務又若過之

東窗記

臨海陳德操以東窗爲扁號嘗就茲室餽予與字明窗階序靚幽予竊心醉焉夫牕主閉開更爲明暗明以覽觀誦讀暗以思惟審處二用不得廢一若其迎出日納清風受生氣此則東一方之所獨東不愈可念也自是予入城必食於此室從兄德機先以記事爲言予嘗與德操之賢尊蠖齋講世契於族姓之內以至業書爲文學弟子亦無不同惜其抱用以歿其子請文何所辭之夫所謂扁號本爲易名而設人方視爲尋常口耳一物訖不能因稱加進先自爲地吾見扁號爲虛設而人之呼名與字由是也噫欲人之重我而徒揭空名以望此世之所以無賢也人常言途之人可爲禹下聖人復幾等而爲賢者反不可乎德操勉之必使東窗之號如張之南軒真之西山諱諱在人口耳於以藏其名與字牢不可出若避家諱夫前修之取重於人如此德操自度亦能勉進於此

否也若德操求諸其家亦足以發陳臨海名族翰林
逸庵國子敬齋鄉雋世顯三先生吾鄉人物父子世
濟人亦不敢斥其名與字三先生人之重之也亦其
先自爲地人亦不能不悚然在口而名與字因以不
出德操勉之求諸其家亦足以發矣更不必遠求諸
廣漢建安然後勉進於此也是爲記

知樂齊記

樂之類不一夫養德復性天者內熙薰然液然流注
面背加於四體貧賤陋患胥樂之地大賢以上樂其
所自得於天者樂也其次樂在及民所謂樂以天下
賢人志士率可辨於此遭時不用不減其樂激叩而
已乃若飲食男女供億之物耳目之娛凡可湔愁拚
鬱千金不問此則尊生外養樂又其次也而反更不
易貧者無以爲樂富者不知爲樂予從弟鑿字德澤
別號知樂營業舉進士禡於家紛未訖厥志由是愈
旨於樂無吝趣具不戒命筵優館錄西聲北操釀室
表五濁九清更唱雷坐連飲波地典燭視晷以夜足
晝諧笑方殷歌呼轉劇卽不效拘儒窄夫在弛益張
當食不樂儼然若坐土木而餽不知飲固當爾否也
於乎人生世間如括在弦雖樂幾何德澤有見於此

總亡業亡日以不樂爲失事樂則意滿如獲連城之璞非知之審孰使然哉若吾德澤可謂尊生外養知則樂之亦一時通人豪士耳有目無僅一見於今操觚翰獎借一時者亦自不敢失也雖然吾欲知樂幸少進焉於此前言樂在養德大賢以上吾不得以望吾弟又曰樂以天下夫天下雖廣積一鄉一里而輿地無遺圖則一鄉一里亦未可少請以一鄉一里屬之吾弟加勉焉吾弟有仁心好施與壺德周氏助之能不以貲媒怨於人嘗輸鏹爲國拜官 楚藩見今鄉鄰待以炊煙夫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吾請以是爲吾弟之樂永終之助夫苟人樂其樂天亦樂其樂吾請以是爲吾弟子孫之樂之助然則保家延嗣亦不過充吾好樂之心而止矣知樂勉之吾從亦與有聞焉知樂二子曰灑方事科舉業次希元尚幼

隱泉記

吾邑稱家必曰東橫徐氏裔出偃王遠有世緒姻譜無新家富不以仁亦所不用尤可尚也見今家之白眉宜素翁軫族饒貧明賢禮賓實與兄簡軒監郡二公光家顯世有可書者翁別號隱泉今年壽至八袞七月六日其初度之辰姻舊議取吾文爲君壽翁謝

不可則曰愿得隱泉之記衆以復於予予與翁爲久
善言不得辭夫隱德一也義則有別有以時不可以
爲道格不行或時不我容知而不用退而藏而密以
是爲隱有以所養未至才不足以應一時之求於是
有所擇取以寄其意遂以終身焉此亦衆人之所難
時則因人以傳亦不可少也若翁殆所謂有所擇以
寄其意者非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吾夫子之所自得於水然也姑置未論就其見於一
物以寄其意者以復於翁擇焉夫泉汨焉而出泠然
而清駛然而逝渾々澔々悠々秩々此殆翁所見以
寄其意者邪吾謂殆未也苟有志無非事者累土可
爲師保况渾々澔々悠々秩々其名爲泉者邪請爲
翁再擇焉夫觀泉之淵源則以念其祖先念其祖先
則起而求無辱於其家觀泉之流委則以念其後昆
念其後昆則起而求不絕於其世是之謂光前裕後
舍修德宜無所用其力翁所自得非在是邪翁之於
泉寄意而止也翁笑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豈亦今
子之謂邪實幸子之文以我傳焉庶幾後之人有知
我者不沒沒如草木遂書爲隱泉記

味淡記

味淡先生之仲子熙實臨邑文學博士高第弟子今年予弟鑰姪沐等以師友延致之因得狀其尊翁別號味淡猥以屬予予不辭而爲之說方幸教於味淡不敢以身質也夫所謂淡大言之曰貧與賤剖言之曰疏布脫粟藜羹緼褚蓬室華路凡其爲約身劣口皆是物也於是旨而味焉殆非人之情不然將別有所得而不畱於物者耶夫學道旣成內養自足由是百欲滌退外紛塵掃物無畱胸亦勢然也抑嘗觀於孔門師弟子之間否耶夫桑樞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仲憲之味淡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我不改其樂顏生之味淡也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吾夫子之味淡也由是言之夫所謂味淡亦止不能敗吾內養自足之樂耳非樂在此也遇而安之若味然故曰味淡味淡立言以廣教也是號味淡中表張白齋實典其議白齋殆有見於此理此人倚其實而爲之稱卽有少未至亦可因之以致其至味淡事母以孝聞他善行如還貧者券讓無後者田屋茲可見內養自足時則出之若匿必注縮己裕人亦味淡之類二子長泰次卽熙味淡嘗作二經書屋身自爲教授泰以春秋熙以詩暇日工吟

爲州人任其責乃相梵唄之宮於浮岡橋之側雲川
閒遠行旅往來不囂不寂神居爲得於是周其廂閱
其門崇其垣繕治而增飾之凡爲費若干非富民且
有事一無所省與工役旣休在此則嚴新像於中牲
酒跪起告遷致妥而退在彼則更其額曰逆賓之館
以復其始廟舊有紫陽文公書石亦徙以從釐舛去
簡以正祀典崇報事展逆舍一舉而兩得之人謂是
役可謂至矣然未也銛嘗竊患之於今所謂人之才
則亦溫也自守事至卽非有大傷害亦遷奠畏縮無
少振起自立意繩亡或有餘及人茲不足習而安之
若理固在莫爲是非蓋婦人百而丈夫一幸而

聖主在上區內清恬士無振梃之勞丁民飽食澡手
而嬉官府治人爭訟使出租稅以實公庾外則燕禮
過賓狎近絲竹以爲樂無事如此則亦已爾萬一時
事不同前者有能棄家於民艱委身於城守無絲毫
顧惜以捍大患禦大災如侯者其人誰也雖人才衰
盛係在氣運良亦由風聲表勸其道未至方患而奈
何而吾州乃有是役噫公豈有見於此而爲是耶是
固所謂其大者耶侯之爲烈見於一時稱說篇章委
藉事無遺撰其特加詳而尤足傳以信者紫陽之言

就紫陽之言當時守丞雖已遁去而侯於所下文書
猶與存其位署寇退亟迎以歸使自上功狀而引已
背之下從捕盜七人之比任難如爭論功如畏可謂
有見於勇怯之分在德爲長者於義爲知道侯平居
慷慨所至奇偉討僞有檄政府有書奏議有集噫若
侯可謂文武才德君子之允惜乎用不顯於靖康建
炎之世前日侯爲小官尚能守一州以城固使爲李
綱張叔夜又委而聽之橫直如志金人復能輟我汴
京恐無是也侯之事有次第於此故爲之嘆亦使後
之紆患而得人者無忽已試之功知所取之矣方公
嘗以新廟之石屬鏤書之徵文未就而公以憂去於
是貳守傅公檜通守鄧公怡試推兪公泰知臨海縣
事毋君恩相與卒圖之公簡秀修明其施於民稱是
舉於神也而是舉民尤悅之并系之辭使悅者歌以
祀侯公名良節字介卿幹當石事則本縣典史黃某
詞曰碧瓦兮紅梁繚羣峯兮面江今之居兮靈長鏗
鐘兮伐鼓民思侯兮懷精走伏臘兮雜商旅侯乘氣
兮九陔待侯兮來不來忽隨風兮帷開香飄兮晝永
花落階兮鳥呼隴民不歸兮畢景酌神餘之兩尊濯
清流兮廟門忽日晚兮烟村望州城兮幾里沟市聲

兮在耳天不生侯兮城為水自今兮益虔心德侯兮
口不言侯無去此土兮惠我民以終天

時寇有謀過西
江之水灌城者

朱宏亨墓誌銘

朱宏亨卒之明年將葬其友夏鏃書於墓曰宏亨早
孤自擇所立以慕於學有小子譽隨諸老生俱入場
屋諸老生顧而畏之視不合益用自苦無遽怨疾故
言舉業皆歸之宏亨宏亨經主研思文無逃義筆無
乾毫既浸既潤蔚乎斯章考於州司視一二三從之
遊者室不容也嗚呼其於斯術有以至此矣然而用
不效以死吁其惜哉始宏亨未勝冠時鏃羣戲途目

宏亨聽其辨說見意氣便畏而慕至鏃入澤宮宏亨

食廩為上弟子幾年矣及是與宏亨同門為友則益
信讓其能置諸其前則必愧既而用先宏亨舉是其
幸而得者耶得不得固有命耶而宏亨若未達其可
無事乎深也猶用為勉不以鏃塞其口逸其志曰求
盡我也宏治己酉藏疾造場完先歸以十一月七日
卒年三十九嗚呼宏亨前未死時無高下日以遠大
謂未可量今已至此豈真難量也耶宏亨居常若不
足然時發憤出剛正論列引是非又若有餘事師道
友每見其意所與同門好者賈某邱某姜某某弟某

及鏃加以宏亨爲六人今一人休矣嗚呼宏亨諱達配褚氏男子二曰沔曰江及二女皆幼朱之簪纓蟬聯於高曾之世至於今未灰熄也祖諱瓊娶徐文肅公女父諱閭娶庶吉士褚公女異母兄曰逞以今年卒遂以葬於路口之原以宏亨祔葬其右傍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宏亨之葬無言爲銘者言爲銘在其元兄義官名邇字宏遠也銘曰

先大父母合葬誌

先大父御史府君生九十七年而卒大母太夫人生九十一年而卒夫人生後府君一年先六年而卒且葬府君曰是與我久伉儷一旦出之外吾心不忍焉可置以待旦暮之人子孫泣而從之不敢問是不是是以至於今府君卒之明年爲宏治戊午十二月十一日謹合而藏之神蹟石之山隱巖之下用志時日於墓府君諱旦字太愚勅封廣東道監察御史夫人姓丁氏封孺人府君性具凝峻在貧不擾視一兄二弟門戶熾熱日若不見終日一榻端坐微吟若有告者使以待也旣而先君都御史顯大於時府君坐致祿養奄受賂封視兄弟間又不知誰爲難遇若

有待也而果不妄由府君之事亦可見享富貴者其
果有異也既已至是亦不喜於內不矜於外先君起
進士累監察御史按察使左右布政使以至副都臺
府君所以居者猶一日也銛嘗自思之世之至大官
者豈無有身自爲清然而家人父子未必助也媒其
勢力而以繡其薨膏其眀者人是也惟我先君於是
乎不然身清於外父清於家先君但坐飲水食俸府
君亦不入義之外一錢府君尊也既取爲是於是不
肖孤亦不得不仰贊先君之懿德亦惟府君之教是
承也雖然府君之道有相之者夫人是也夫人修於
寢門之內外人所未必曉所必曉其在不肖孫乎夫
人考諱彥信生女而長諸弟皆豪勁惟獨夫人不類
其家柔惠閑靜室中若無人至問其內事亦無一不
理始府君家計未甚溫也夫人事尊慈卑勤苦怡愉
無齎咨不足之容既至於華潤益恬澹守常素徵其
勤儉但不用於續息之久然則使府君忘其貧以至
祿食既至而泊然無所規求用潔其家以懿其子者
其夫人實助之不然夫人一念而爲異府君誰與勸
而爲善耶夏氏族出會稽延施益光五世祖諱天祐
宋潰攝鄱陽尉以死高祖諱本翁由仙居初分天台

曾祖諱圭孫祖諱應剛皆以世父迪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考諱進惟茲四代咸有令德族大以望不以指故當其時實亦落匕新家然而台人視之已皇然大族也其至於今可知矣子男四長卽先君次垆塏俱先歿最少塏獨喪府君女二長適楊曜次適趙洪孫男八長欽次卽鏃次鎔鎔鏃鏃先歿次鈴鐸鎔鎔鏃鎔皆縣學生曾孫男十有八於乎富貴壽考子孫德善四者福之大也於是府君兼有焉故一時稱全福咸歸府君曰雖使求二人於此世實亦未見於乎信然哉進士在告承重孫鏃謹立而志之

太守文公新祠碑

正德壬申冬十有二月永嘉趙生慶澤以其父兄之教來致其前令文侯治狀一軸於我曰子有所知舊如侯者敢以石事累於乎知舊是也石事殆非吾業初侯以名進士知永嘉予在弱歲便聞侯名美政清詩與姓字偕來塞耳及某以進士往返間門始面識侯見卽傾盡間語及詩格一言相下至今猶憶之時侯以太僕丞在告未幾用言者起爲永嘉守辭請弗得乃就事在郡幾年再疏求放免旣而以觀歸距今幾年而溫人思公不解相與鼎建尸祝之所溫之俗

凡守令代去槩畫像以事其有德於我久而益章則
爲祠而族祀焉故夫專祠爲尤難侯之子璧嘗出侯
平生論奏三卷處予篋以歸徵爲序間一發讀爲之
快慕掩卷慷慨而已辭則未遑也乃今治狀一軸類
皆作縣時事郡行略甚此其故或言是邑人士亟欲
專致其懇幅於侯而不計侯之後政則遍及於五縣
其說不誣也於是益見侯之於民噫計其所以人人
必有言語所未能推列者然非言語則無以諂後世
俾爲之名以傳不朽侯銳於爲理利在必興敝之所
宿根抵牢密或夢不可治亦必梳剔穿掘椎刷以去
之論事清確勤於敷奏操正吐方乖午抵突率多忘
亡之事以爲人左右化理有吏有儒隱然古循良之
風至今尤凜也焉傳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某知公舊嘗於進退去就之間見公所養之深固宜
其所樹立如此也惜其位不載德出之未盡其藏顧
使無源本者位侯之位於乎奈何某病且懶雅不喜
爲文而文以侯來謁又王舉人子揚慶澤之兄公澤
手書累也無一字他說璧又嘗以三卷者託我以此
償彼皆不可失侯諱林字宗儒璧字徵明本與我爲
父子遊旣序而系之詞使歌以速神詞曰

築人心兮新堂侯歸來兮九山蒼絳帷兮素塵粉牆
兮黃麟表雙松兮覆荷雲鶴去兮不返琴斷兮無聲
江悠兮日夜思夫君兮滿城滿城兮跋予神之來
兮靈風先驅慰我兮止以福我翱翔九山兮煙月阿
那草生兮謝池木落兮象浦春秋兮我享廟食兮終
古

恕庵府君墓誌

宏治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恕庵府君於桐栢山古
存之原先事仲子鐸段修宿幣戒子弟刻日將丐銘
於方石謝先生既而遷其責於鏃於乎府君吾家小

宗七子繼鏃曾大父者是也爲先君伯兄又獨友愛

卽有他鏃不當辭况操筆爲文筋力無所苦敢不祇
承府君諱奎字宗瑞恕庵其別號涖家嚴而和行焉
與人和而禮行焉其他善狀未易悉數請書其大而
可見於事者以遺其細先君都御史同祖昆弟仕者
三人先君開而前二弟繼而後澄虞部主事由進士
增松溪教諭由舉人方其未仕而學也府君相父叔
以致其教行取舉人進士也營其裝旣仕能不有其
勢而利其入憺然自足置而不問日與所善相求於
里巷袖出七字句杯酒共賞嬉笑以爲樂時亦淡雅

見性情於乎家門少祚神怒其盈不幸而虞部君早
世府君既哀其身又軫其孤未幾松溪君繼之亦夭
府君又哀而軫其孤如虞部自是之後惟先君歸然
獨存以至大官未老乞歸有姜被之樂僅五年而捐
館舍府君又哭之則憂以小子矣憂未既而不幸之
事竟至於府君於乎先君既沒鏃舉目視府君尚如
先君之存不見先君見府君亦可以少慰罔極未至
於大落莫也而府君又沒則鏃之孤苦至是極矣高
祖諱圭孫曾祖諱伯忠皆以前都御史貴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都御史諱迪於府君爲世
大父大父諱進將以後都御史貴贈通議大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適先君以疾歸遂以不果父諱昶數
日馳封而虞部君卒配胡氏 皇朝初試進士諱汝
甫之孫教諭居安之女婦人之道得自家世先府君
卒塋蓋虛其坎之右以待子男四長鉞今年卒將葬
而祔焉次卽鐸邑庠生於鏃爲兄次錦早死次鏗側
室出女二長適周鋌次適許暄先錦死孫男七女二
府君既歿之八年而塋歿之歲宏治二年正月三日
也去先君之歲十有一年而府君享年七十先君止
五十有四於乎此又小子重以爲感也夫

戴君允載墓誌銘

辛未之冬余以事入城府戴君允載看我於舊館人
季某所始識君君敦默自朗不問不知其爲貴家翁
予蓋心是之其戴氏世然歟噫乃明年而君卒卒之
幾月君嗣子翰林庶吉士頤以制歸卽路謁予請銘
予幸旣識君又嘗同薦于允大獲交於師文君爲年
契家不得辭旣歸而狀來君諱坤別號棲翠其先閩
產因避五季亂世爲黃巖南塘著姓再徙溫嶺爲太
平人高祖諱伯善元江淞行省經歷建國初例得爲
民他州赦還始居溫嶺祖諱世周考諱尚珍魁傑美
髯喜談飲多義蹟生子五人君最後出少有異質嘗
與從姪師唐等受學潛勉公家自爲師友志且闊大
而父母諸兄三二年間相次淪沒君毀損孤立家任
沓併自是雖不廢爲學而隨時進取對偶變換彈射
意旨則未暇也君厚倫紀喪祭父母諸兄極力歲時
必趨舅氏所問安否理耕教子皆有方程頤中正德
庚午浙江解元連登辛未進士第君以壬申三月九
日卒於正寢距所生丙子得年五十有七雖不待於
馳封厭屬榮養然已目其成功可無恨矣君固達嘗
自敘平生藏之至是以授師唐故狀君甚似娶孫氏

柔靜寡言婦道內政實助有家先君以宏治辛酉二月十九日歿得年三十有九子男三長卽顒次穎次顒業舉子女一殤死嘗先卜厝於大嶺之南原皇考兆次夫人藏焉殤女祔至是以君合葬卒之歲十月二十日也君與人不妄非是嘗曰吾恐吾面之不受唾也若婁公之不拭唾面我則未必其能所著有偷閒集嘻戴自趙宋以至於今纓弁文章二者代不一少世本明白又非因循故牘恍惚響象疑以傳信者比族姓之美實長吾台且詩之為文尤號戴氏世業東臯石屏自致永遠若竹洲蘭谷漁村嘗竊見之前輩集中亦槩以詩近則師文更超出文章吏事不偏一能所謂文又不止言詩而已後師文在翰林翰林同年進士駿君從弟也銘曰
生於文家又生文子天以壽公未六十止缺然銘贊用殿石史

泗州訓導賈先生父子墓誌銘

吾邑有文士自其少時為縣諸生積三四十年始以貢授州訓導又未上而卒於世沒也何如也然而人心慕附常若不及孰為權而熱也孰為勢而崇也予嘗欲為之作傳而文士歿將葬其子以志為言志猶

傳也心亟然之而又不果至是其子又沒其子之子
又以銘爲請吾於是起例以文士父子合而志之文
士姓賈氏字某諱某別號謙亨子博觀而學多能而
文直而不傷柔而有立阨於時則氣高以肆同於物
則志朗而宜和愛周酬應廣而不爲鄉人之愿固水
火若也謙亨子果以是爲崇熱也歟不然其道溟滓
未易窺測也其子諱某字某別號白齋白齋外清疏
內淵密於文無不解尤獨於詩爲工書次之弱冠與
予交游至今三四十一年予每一文成輒候白齋讀之
必曰得始收稿不復措意白齋長予一歲予意與白
齋同老死多受其益不虞舍我遽至此極也奈何奈

何白齋有布衣名文辭亦不可少雖過耄期亦無益
於數也謙亨子卒時年五十有七自泗歸櫬卜葬於
金墩山之原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於今十
有九年矣前配朱氏生白齋繼出季氏生男恣愚女
二適徐某杜某白齋娶周氏善內事子男二女一白
齋得年亦五十有七以卒之次年十月二十日葬上
皇山之原白齋善纂輯嘗與修赤城志事太守山陽
葉公海陵陳公竝禮見白齋葉公至欲以白齋應
詔其與修前志則陳公是知也大父毅庵先生今祀

鄉賢祠前輩杜太史實志其墓於乎毅庵生謙亨謙
亨生白齋可謂世濟其美者矣可謂累葉有文才者
矣白齋二子長策任幹蠱次詩讀書工韻語旁及寫
畫尚勉之將益累也今是事詩實懇乞白齋嘗志是
事矣而詩與策畢其志則夫文之成與未亦必有時
也耶謙亨子在某爲同門老友知愛與白齋同予旣
友其父子而毅庵先生又某先君業師詩又予族姪
叅許壻未行而女死然則序而系之莫宜在我

留鶴先生墓誌銘

宋儒潘時舉之幾代孫曰留鶴先生諱正字應昌雷
鶴其別號先生自幼穎慧稍長知讀書爲文年二十

二中羅倫榜進士中後連丁二艱家食八年除南京
大理左寺正遂整意獄事燒官燭閱死案疊乞漆乞
猶萬一幸其不死故囚以死爲德至有相視出涕者
在寺六年計脫手罪囚八千三百九十三起三萬一
千九十名口應煩而理無絲毫過舉成化壬寅擢山
東按察僉事奉勅專領學官親諸生在山東凡八
年旣歸里門若未嘗有官日與所善得酒山水間窮
歡恣適時出吟寫以助爲樂自是但知有醒醉視日
晷問更箭外他無所計慮積五年以宏治甲寅十二

月十二日卒得年六十先生孝友天至居喪哀毀出常禮外計不食肉之日前後共六年於書無不讀必挈其領會把其精元以心爲紙本固不取記覽以爲廣博爲詩與文出入理域有秦漢以上作者意視李杜韓柳不知敦爲根要故一出口能使人下首汗伏善談講聽者越席忘倦作草書多於肘下競取去在南京時與莊定山吳野菴爲友三人相推致不淺定山於先生尤絕歎敬謂之難遇白沙過南京相與欵論累日夕別去有詩當諸公聚足南都高文逸韻轟動一時嘗俯視在北諸公北京之人聞而恚且媚至出語相譏姍往來兩京嘗途遇響馬盜問知是先生卽去不顧曰仁德大人也先生取愛憎於人蓋如此大父諱伯彰生皇考諱偉年十八中浙江鄉試卒官宣城教授贈大理正又以季子祺贈刑部郎中祺後至山西左布政使於某文章知舊視成之功要不可調於伯兄母張氏得贈如宣城夫人姓陳氏受六品封淑惠端靜事尊章承夫人惟謹後先生十有八年卒年七十四以其十二月二十日合葬赤城山石柱塼之原於是先生卜兆已十有四年而墓無刻石豈有待於今也子男三長夔克世其家可方羲獻父子

但文義華翰名家不同次龍藻麗天成先七生幾年
歿先生爲之徹去肉臙次淮庶氏出女一適庠生裘
致中孫男四延壽某某女四長適諸生徐鳳子女
弟子系曰
先生於富貴得則爲官失則棄去不問還以自樂其
樂非夫府藏有豪傑能脫落如此也銘如是是以其
大以咨於百世之下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墓誌銘

公諱泮字原化別號芹齋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
試旣而連丁外內艱服解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

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
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幸進一斥賤異教妄術
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爲敵怨
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衆邀七危
公是外雖長貳皆以爲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
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爲副從尚多
未計所幸遭遇 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卽有未合亦
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右叅政近年大理之貳
以待科道之久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兩京皆無成
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

縣庫被掠縣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日趣斃之
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絀知縣丞簿旣而以才
力總督糧事辛酉議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
檢李篋中得銀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
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爲中貴香火院公訪得
毀之改彌陀堂爲彌高祀勉齋士論快之壬戌補河
南右布政使首革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家私役
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
之司禮太監季榮索取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
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塚墓卒不與甲子轉左

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爲叛謀調發旁午及其成績

公實一書諭止之於是近省夷獠以空城爲意亦恃
公得無事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
等交章畱公公實不顧也旣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
而卒則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其先
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玉者仕唐爲總管十三世
曰正己宋大中祥符間爲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靜
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
瑞父諱計父以公貴贈工科給事中母烏岡曹氏贈
太孺人娶泉井蔣氏有淑行先卒塋贈孺人繼李氏

子男一曰櫟縣學生克承其家女二俱適外家孫男
二曰蓀曰護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斬絕不爲左右
顧視分所當行貪若嗜欲挈利害而趨之不可扼挽
否者公甯詎不足爲大理丞又其才但可爲布政而
止雖然吾爲公不願易也公鏃從祖祖母之姪自少
就師於外歲卒客食姑母家以此之故予兩人益狎
焉予年十七八纔亦少知趨向口不爲常見語嘗爲
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
胡邦衡言意詭好公於是滋領味曰吾輩耳中不可
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入如此
也乃今日益駭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某日合葬
公於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墓中予
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韓柳
氏更若理到雖屬推許過實要爲不薄吾文也况櫟
又以爲言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爲詩
文視其爲人有諫垣薇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
略若干卷藏於家或曰前所舉要十六疏者若又出
其姓名指列某事以爲後信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亨
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許奏一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
時忌幾死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岡

知州劉遜見構藩府四中官何文鼎言家法忤旨五
威甯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璇乘轎七濫度八燒丹
禁中九京師大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內監請備元宵
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匠十三侯伯周或張鶴齡縱
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於法十五數李廣十罪十六
當暢張構許時適有知名已沒大臣視事兩浙反若
有助張者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
謹於未死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
之銘曰

志則難有舉世喜也蹇也匪躬臣實以之若錮臣心
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矯也亦有自持
公一不少氣隘殿墀惴也小夫便汗弗支石不能
言我爲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許州同知前工部員外郎王公墓碑銘

成化丙午予中浙江鄉試松牕同明年丁未予中禮
部試松牕又同士於二試幸其一同已爲難遇况二
試聯輒同加難又况前此嘗同學官同受詩益加難
中間節目又有若同策試同試甲同隸政水部同與
告歸榮是其爲同曲盡致多又如此以故松牕嘗書
紙尾稱十同弟於我可謂詳舉不畱矣然則吾二人

相視爲何等情眷薄厚不言可知公姓王氏諱鏗字
崇重松牕其別號其先山東博興人幾世祖元祐皇
慶間台州路知事轉天台令遂家焉考諱公拳由縣
學生歲上領訓導興化岳州儒學終甌甯教諭所至
有作人譽公生甌甯能言已知四聲屬對出人意驚
爲神妣岳州黃鎮撫用衡女能讀論語孝經有識操
日置公於側撫頂以教及長博觀羣書以葩經入縣
學作文通贍有氣同學皆謂不及以久伏中丙午鄉
試明年登進士第受 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視造
御器黃船戰艦等匠作漏價與官爲市事久欲爲例

公至清身領事市歸公帑羨餘以兩計不說幾千萬

三年正職京官例得 勅命重以臺部課最贈甌甯
如子官妣黃安人配趙封如妣未幾進本司員外郎
管知益廣貴近怙勢攬納旁午公持不可率藏之會
以例得中公調同知許州言者皆知其枉公自得
不淪書座右曰兩間正氣須培植一點孤忠任毀譽至
許亟求人害去之得張佩等皆隸尺籍許人歲時男
女廢業籠香入寺觀前官不以禁公至俗遂革舊惡
淄黃至是得懲汰鄰治訟牒半本州訟者意在公受
詞者不能止又以一州束公惠奏請移公守開封巡

撫亦言公本部蕭尚書知其才操薦牘首公名且有
名命病作以卒年五十八許人悲悼至有抱其孤而
慟者公爲人敦孝弟有志操善談論多才能強直自
許不妄與人泰州學政嚴竹亭亳州判官魯梅軒及
公爲歲寒三友鄉人稱松牕必及竹梅竹亭亦清慎
有志操先松牕卒松牕考績適遇其喪爲之治具總
理後事且撫其孤卒以次子娶其女篤盡交誼公少
孤年四十未娶不視非禮有言孀嫠公恚不答處女
亦不易媒卒配趙長史木庵公從曾孫淑惠稱其家
公爲介類如此所著有松牕稿若干卷考正琴譜若干
干卷子男三理廩藉上弟子次玠次玘讀書工吟事
玠尤可愛念女一適葉永綸男娶女嫁率用念舊孫
男二栗彬栗縣學諸生理以某年葬公於大塢山之
原於今幾年墓道之石闕焉若律不得爲庸詎知不
以多同在我而取之非事之宜忍而至是耶銘曰
權崇位尊不如遷死而存銘以是敦以銘其墳而又
足論邪

潼川州知州姜君墓志銘

君諱鳳字廷儀別號素庵其先山東青州人宋建炎
間仕紹興因家姚江之咸池再徙爲天台詩禮家祖

諱某饒貲嘗長里賦人德之考諱某剛健峭直面刺人短嘗曰吾老不及用然至樂莫若讀書至勤莫若教子故四子皆業舉進士君於次爲第二自少穎慧殊絕讀書過目輒記十歲通舉業遊泮宮與弟麟從兄獻自相師友文義蔚然一時歸其盛嘗坐擁護同門落文學弟子藉旣而自辯復學中成化丁酉鄉試第十二戊戌乙榜授舒城教諭則清身以教鐸聲遠震提學婁御史遍檄南直隸學官以勸每遇大比藩聘沓至嘗主考四川山東湖廣時稱得人秩滿知福之歸化時縣治新立民阻以曠君至擾而安之還流民數千口減陪米六百石蝗且無稼君齋沐徒跣禱於羣祀曰名災在某罰止某身不以及吾民明日黑風暴雨蝗死水面若布粟粒吳郡守爲立禱神驅蟲記以彰異能事在汀志陸巡按上之朝欲以風紀授之偶不悅於司銓者止得貶封味菜翁爲文林郎歸化縣知縣母陳孺人君在舒以寵命弗及於所生嘗捐俸若干石以義榮其親乃今適諧所愿彼不知用爲屈損何也在任六年陞直隸徽州府通判居無何丁內艱在途又聞味菜翁訃奔喪盡禮服除補江西之臨江其地控閩廣阻湖水民多爲盜前主者法及

平人君至申理出之自是操幹益著南安借貸歲造
段正一時連委上以君盡心所事特加賞異尋陞
蜀之潼川州知州到任月餘會西賊數萬起嘉定等
州調軍十餘萬糧仗一取於潼君應之若無事所屬
七縣患在剝牀君諭以死守繼之措設百出民卒賴
焉正德辛未朝覲居京邸遘疾匕革時獨門隸在
側張目曰大夫丈生江南死江北幸不落兒女子之
手遂卒是年正月四日未時也享年六十有四斂時
年家子後府都事黃宗賢實在左右人子於此亦可
已少廉配孺人有內行克相夫子以自取貴子男二
長某邑庠生繼美在此次某散官次某遊太學女五
長適齊廣德子信次適栢軒太守姪材又其次實配
某次男河四五側室出四許歸魯亳州子鍵五幼孫
男九女二以今十二月二十二日祔於味菜翁兆次
珂以許潮州所撰狀來請銘予念自少與君好方君
遮護同門時予首未勝冠然爲君就君有一言至今
猶憶之乃君與同門賈謙亨等方盛氣叢怨固宜弗
入也及君還弟子藉予與君同在丁酉場屋中是年
君中式予中後君十年又若干年獲與君爲婚姻家
有男女之好故知君莫若予者君秀爽簡慤遇事競

惕慎周不少假借以故上善下宜無齟齬於時號爲
順利者實君自克非幸然也方賊瑾時衣冠黜汗數
不及君嘗曰善行莫若止足在江西四川率就巡撫
告病請老雖不得請君之志向則有處也於乎近世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若不足事亦不甚鄭重君歷官
四十年卒以病且死歸亦可謂全名於此矣卽外官
知縣沾受 恩命榮及父母者亦不多於是可以統
見君無事乎縷數也所著有素庵庭訓藏於家銘曰
文以爲家教之飾教而顯烈繫世德宦途崎嶇君自
力府三縣一俱最績進不因人止誰斥大者殷勤少
可釋銘以藏之永無極

潘君煦之墓誌銘

予同門潘君煦之其嗣子曰球稽古振文志存遠業
頃吾邑英才茂齒特盛在泮然未有勝球者今年冬
煦之卒且葬球濡涕撰緝引長書汲匕求爲銘嘻夫
子之賢已足以蓋其父而其父又自有可述者成化
間予與煦之同遊澤宮同踐場屋當是時讀書尚志
自負他日後要爲何如君豈有異於我旣而取舍失
得較然二途此其罪不在人在祿命君之爲君固自
若也恨吾言不足以存君苟言而有用滋不可獨使

君墨也。不白於後世。雖然君且有後。有後者名字無不顯著。按狀君諱溫。別號養晦。煦之。其字爲人沈毅。直遂澹默。自憙不妄。與人少不在意。不輕一言。至其所甚。彼雖千金。未可強也。性孝友。事在斂葬。所當得爲。卽破產。不卹兄弟。二人雖已娶婦。長孫膠葛紛沓。猶合食同堂。所遺財產器物。終不忍與兄分異。初家裕時。不責庚於貧者。晚授鄉人子弟。遇貧者亦復挈束修還之。不知者笑且迂。君尤善教子。徵球足信矣。卒於甲戌十月十有二日。享年五十有七。配范氏子男三。長卽球。次玘。次玠。孫男女各一。其先行二十九。始遷邑之橋亭。繼世諱丑。以孝聞。曾大父諱适。外弟天官侍郎范公。志其墓。大父諱爵。父諱懷。皆以隱德克世。潘故讀書家。再從弟淵。明年貢禮部。漢辛未進士。未論官。卒。並從君於澤宮。方得友之益。從姪城業舉能詩。亦染於球。君卒之三月。爲終冬之八日。球卜葬於溪南界牌之原。銘曰：乘馬而馳。馬踣而去。之兩足遲也。以保我體。支以爲後人貽。

方菊隱墓志銘

予休沐林下。前後且三十年。所與遊十年以上而長。

者在韋布得五人焉張則古許友山袁愚隱杜石泉
方菊隱是也於乎乃不聞則古警欬者幾年已而菊
隱復繼之生世何如也君諱叅字志觀菊隱其別號
爲人詳謹平直澹定自喜閱卷操絃足跡不入公室
雖處城郭而卻地幽饒閒館則有列置花石清視之
具尤愛種菊手親口吟目傾鼻接契賞在心客來求
訪多就其處或驚顧失笑累匕有之婁無味紀其事
吳通府余司訓范太守龐方伯賈白齋夏北溪聞尋
樂潘野泉王西軒王石峯范大川皆有詩君身範整
偉表誨諸姪弟皆循匕以成其家美者也嘗勸置濟
耕橋於赭溪之津以便農作諸君亦有詩夫能約己
以裕人又有如此者君系出甯海士族其初贅居天
台祖父皆隱德弗仕君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八日
子時年七十有九卒前一日內付家事外與親友訣
手書詩贊自見又曰不得作佛事以亂經則明日正
德乙亥九月十有二日也娶張氏繼娶王氏善內事
子男三女一長珪暨女俱張出珪殤死女許嫁庠生
周廷論直之未歸亦夭次瑀側室曹出次璿李出瑀
娶同邑林二尹孫女璿聘庠生孫彥志中妹孫鑑瑀
孝敏爽惠處喪益見卜於今年十二月二十日葬君

於厲家洋之原祖墳之右先期瑀以直之所撰行實
來求爲銘直之善狀述謂能贊予筆者皆不得辭
君初爲邑庠生母老辭去惟其孝身處伯仲間油匕
順適惟其友急貧恭士惟其義始終不渝惟其仁匕
義孝友以爲人歿而備詞豈私菊隱也哉是爲銘

雙澗先生墓碣銘

雙澗先生歿旣葬有臥石塚上而未有刻文仲子彬
使人以書幣來言其事其意不得吾文則塚上之石
無緣立矣懇匕一紙某重逆孝子之意取狀節其辭
曰先生姓石氏諱某字某雙澗其別號其先新昌沃

州人忘其始徙王父諱允常建

國初由進士至按

察僉事行事應其官父諱京用晦於時先生體操清
方蚤有間架年四十以貢得官初授辰州府學訓導
府學例以訓導四人分處四齋獨先生所處育才一
齋有誦讀聲雖少任必求稱如是秩九載滿歸遇父
喪旣除以母衰不願去左右綵衣留養俄以內艱再
居三年遷楚王永安王教授宮教例得兼領本府錢
糧司其出納前官坐不自愛重或取譴適先生爲之
十又四年無毫髮舉於是諸王世子旣勸其教又驚
其行九載乞歸甚力諸王以先生有匡輔益拽止之

積意五年乃始遂猶在辰而羣士挽之也以宏治某年月日卒娶應氏諱婉娘子男三長某次卽彬縣學生行能冠倫輩次某蚤死女一適同里王某二室男亦三某某於乎是見夫人之大夫他羣行已有傳其事者不幸先歿葬白溪山之原至是啓其墓之右傍合藏之嗟夫士不遇時久矣古者天子察於羣僚庶役齊民之賢猶宗長之習知其家子弟群從賢否可引籍而談也然猶不免焉士之不遇由是見今之世其何如也方先生少時抵掌青雲自擇所樹立目不視家人生作事晝夜激昂誦說二經謂功名事業可數日而待及至足厥場屋累奮不飛乃始卷其六翮以休於小官而決望焉道不加於時功不澤於後先生之於世何如也銘曰

奈何乎詎獨君乎君獨不瞑乎我銘之乎

姚中剛墓碣銘

自予幼時已聞大石姚姓人倫之美有中剛甫者尤聞也宏治乙丑予乃始一至其地先省王氏甥於金姓繼趨姚問焉噫君已下世幾年矣猶幸及見其仲中義甫其從中順甫其子崇其季中遠甫中義之子嵩花萼竹林皆良也未知名者如此其聞者可知也

已於是畱觴數日已飲趣去主人出幣楹間拜且泣
曰亡兄隧間之石恃吾子以刻言訖崇又再拜則語
亦哀切焉既歸以狀來君諱達中剛其字別號持志
其先會稽上虞人始祖丹六府君南宋時由進士錄
事台州遂家焉以山水之好七世祖某由上舍生通
判吉州終元世不仕入國朝從高祖諱文昌肅府
紀善曾祖諱某心存正公式宏居宅祖諱某篤倫整
族家望益令考諱某周貧餽絕天順中上粟三百石
賜階將仕郎君手易踐禮和不去敬以親同氣富先
損怨以寬其身儻鬻罄於賓主困廩與寒門共儲成

化某年西北告荒君上及廷器季父下及義順二弟

各輸白金若干兩助上活死人例授冠帶復其力役
宏治癸亥九月二十三日以病卒得年五十六配饒
郡王太守女先君歿幾年得年四十二子男一卽崇
娶吾邑山頭鮑氏一女先適鮑氏子晚孫侃予至大
石之前一年曰甲子冬實合葬君於溪北浪之原於
乎今則并義順二君俱爲古人矣生世短長何如也
義諱适順諱湍順嗣子雲實鏃徐氏甥未歸壻也然
則銘孰宜於我銘曰
猗吁姚宗綿也自聖五等封陳大夫隸鄭漢興平仕

晉裂萇王登瀛調鼎騫於有唐吳興南安涓匕二派
孰流于台宗由是大崇高云何既富而貴侘世以人
鳳翥麟睟君與仲甫一乳孳兒孰爲古人名以思之
生直同勤歸全相繼死者諡德生者稱懿自今聖緒
大演窮天我銘揭矣百世之前

訥齋戴公墓碣銘

公諱某字某別號訥齋族出黃巖南塘戴氏趙宋時
有諱念六者始徙居天台至今爲橫疇戴氏曾祖諱
靜山居鄉以長者稱以仁富四子長朝陽祥符丞次
用中用常用輝用常公祖諱考諱宗賢永樂丁酉鄉

試舉人由廬陵訓導陞邳縣教諭今祀鄉賢祠公隨

侍廬陵時師事劉狀元儼切磋王尚書槩等陝縣以
兩世一人竟使守家政不施有國邳縣且休謝公遠
贊之作養堂三楹於某所旣歸綵衣就事朝夕一甘
一膳有貧家無貧養尤務和顏色悅心志以養其內
若必以是爲至焉者則二十餘年如一日於是邳縣
與陳安人相繼背養而公亦以孝聞于時公以琴書
爲業以鄉聞人劉孝先胡簡庵陳竹牕郭梅谷及鏃
季大父正誼先生五人者友以縣大夫鄒復暘爲賞
遇故鄉飲歲以公爲介賓公仁慤篤勵早歲必先家

人禱雨蒼山之龍淵亦未嘗不以濡衣歸鄉人以比
束廣微云戊申 詔民間年及八旬許解布褐於是
又十年而卒配蕭安人年八十有四先公卒子男四
長慶以鄉貢進士知萊蕪嘗爲公築養堂於廨舍公
亦樂居之蓋閱歲而歸次某某女一嫁國子學錄
陳暢浙江鄉試第六人孫男六女四次某萊蕪季息
鏃從叔祖母有內行曾孫男幾以某年月日葬某山
之原旣葬萊蕪以隧間之石謁某以病癩故至今未
遑卒業噫事固有曠歲累年可慢而不可歇如此類
者旣序而系之辭辭曰

宋公自出以謚爲姓文誅戴踏興于德聖迄今代有
顯令幽貞南唐之秀東臯石屏滙于橫疇派分源遠
長者爲藏祥符爲闡迪由邳縣光在萊蕪公則處中
不腆有膚惟德引年惟壽起寵悠乚短夫松喬蟻蠓
生我其羸死我其稱不有言者片石誰徵

金敬齋墓誌銘

黃邑於台其俗尚氣喜鬪乚則外身以逞然而輕財
振急喜交游以氣爲義視他邑反又過之是故其人
常若有意於鏃鏃亦不敢以無情藉之其賢者必處
之金蘭之簿應繼休先生簿中一人也日繼休書來

問其姻家金敬齋墓銘狀卽繼休手筆君諱枝字鳳
三敬齋其別號世居黃巖之雲浦今爲太平縣分地
系出唐節度使劉沔後五代時諱錢越王嫌名改今
姓高祖用嘉元季海道巡防千戶始作通濟庵事載
鮑紀善先生撰碑曾祖敬修妣施氏兩以股肉亡父
姑疾事在赤城志祖諱滿家益饒貲號效忍又曰樂
圃嘗助邊粟若干石授正七品散官父諱沆號繼忍
歲凶煮粥犒饑者病則與藥母陳氏君少登葉一得
先生門惟言惟行克慎讀書但取理身不計身外芬
華事歲時享宗祖饋賓客爲伯兄貳若責在我益處
盡仁處宗族義居鄉鄰葉先生之友林魯菴待君而
葬士有窮急歸我置筋十年無勑色饑歲有遺金道
路坐守還之平生好施不取尚多類此卒年四十有
六配江氏內修外辦子男二長崇蘊年止二十有幾
娶母族曰某名蚤及姑妣共嫠苦次崇堯女一孫男
二長伯顛江出次伯強媵某氏出俱祿負以今年冬
某月日葬某山之原去卒之歲十有四年以待崇堯
之長也於乎生世之所慕願豈其然歟雖然需而及
事危而守其常則生世亦未數爲不幸也夫銘曰
德爲繹殺而不絕以長以苗繫婦以節

潘處士夫婦墓碣銘

潘處士謝安人者鄉貢進士漢之皇祖考妣也安人歿而漢生七年而處士歿二十九年而漢獲選於鄉噫鏃與漢豈只同門交好鏃之祖母丁漢之皇姑丁氏嬪一爲夫之姊一爲弟之婦故鏃與漢得爲兄弟稱且好也漢累匕向鏃泣曰漢不幸不及大父母時壯長大父母有善而孫顧未省况墓前四尺之石尚無有立則不知何用以取一言於執事者曰吾已察其大者矣指一事以見本末矣視其孫而知之矣然而猶以漢所自撰狀來不出三世則猶所見也處士諱資字朋美少俊健讀書曉去就在流不隨未勝冠

時已能出其父徽械中經營凡六年於外姻家魯都憲先生目處士曰眼中快子弟識者以爲中理年餘四十榭門掃跡以衰頽自處鄉人宦歸亦無不就謁與語世事尤習於地理相卜之說曰吾因不用於守官用於鄉之事也年六十時太史杜先生請書其行能爲壽亦以是歲五月念三日卒去安人之歲十有一年安人膺順體素恥爲靚妝粉黛委之度格旣不以盼睐妬其媵屬亦不以裝齎驕其夫家左右績紡滋念爲生蓋自是家益饒富內事盡也處士歿之三

年爲成化丙申十一月某日始合葬二柩於三里宋之原子男三長怡卽漢皇考次慎恂女壻三義官葉邦明縣學生胡昌士族湯軒孫男九長淵慎嗣子今爲邑庠生文學名跡與漢競爽次卽漢繼處士爲宗次濟洲滌涇渭洽洽女四三配宦族憲副楊先生仲子與漢連舉於鄉曰一誠者其一人也一尚幼昔李習之自爲其皇祖實錄又自以其文章不足以傳來世懼而乞銘於韓昌黎意其獨爲可恃也由今日觀之其果不失也今事有類於此者不知由後日觀之其果不失否也是爲銘

太夫人盧氏壙志

太夫人山口盧氏考諱敦母徐生宣德丁未十月三日未時少先都御史府君一年年十九歸府君又十一年勅封孺人後府君三十五年以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卯時卒享年八十有七太夫人自處無盈歉與人無怨憎在府君有相之道二曰惟儉曰惟勤其爲儉府君年二十七由進士除監察御史當是時息止王氏媼猥及婢僮隨在四五人例京官月支口糧一石太夫人計所入具好食送廨舍自取糜餬口一幼女不給餽果居如是且十年府君出爲按察左

右布政使廣東江西太夫人無不在雖祿俸柴薪倍
蕝先日然府君止以是爲得他無一文之人顧有少
田廬以至今日實由太夫人省身嗇口所出以是知
其儉其爲勤未論克健時卽在耄齡亦不廢女紅績
紡補綴或至夜分家人內外患且止之曰吾本不覺
以爲勞否則反更不快以是知其勤夫所以助儉爲
出勤亦不誣也生男一卽不肖孤鏃娶婦楊氏女三
長適王某次張某次徐某孫男五漢河淳汜激激二
室陳出女二長殤死次歸諸生丁一夔曾孫男五女
二卜以本年十二月念六日合兆於烏岡之原赤城
之麓先君之墓志不書葬以 恩例蓋由事出不望
得之後時於乎先君卒時年才五十有四張徐二女
尚在室中孫自河以下槩其未有不肖孤亦未嘗入
澤宮爲諸生太夫人於是可不恨矣以故太夫人之
沒不肖孤得損哀焉意則曰母以壽終而子且老不
久亦將相從於地下念之在此而情易隙亦自不能
擣焉以欺世取名求蓋於里之人此不肖孤所以爲
不孝也夫豈亦有所謂盡心焉者謹泣而志之

呂母章氏墓誌銘

夫人諱寶字寶姓章氏父省庵隱居自養不顯爲人

無子晚得女甚慧稍長能誦書省庵口授輒記一女甚憐不輕許人一日得芝山群兒中及歸年十六有儀則寡言笑及事大姑章姑趙張章年高侍寢子孫婦十數獨在夫人芝山家居嚴辨贊承無不至嘗夜讀史夫人誦省庵讀史之言以問若有不願芝山漫瀾泛觀且爲是名弊褚篋火爲崇羣內驚畏夫人曰崇有處竊憂之明年連遭大喪如其言二事在女婦尤難見男洵生七年不妊洵又病固謂芝山爲計妾就蓐夫人緝衣絮具湯浴親舉產兒未幾兒死涕泣累日夕趙曰爾仁如是無憂也是年姪明年演生又明年沁生洵病亦尋愈於是見天道不旋踵洵知誦讀夫人口授大學等書稍長出就里中師歸則命至牀下問所讀書解釋大意夫人病痿師至必強起視其嘗曰爾祖母嘗言爾先多長者雖我一見爾祖分寒饑衣食爾宗爾父亦類爾家爾子孫念之及洵爲諸生嘗聞是言洵偕計吏夫人曰先德使爾至是爾何知明年取進士出知崇安歸辭夫人曰爾稚子何以長民吾爲汝懼汝謹亦以汝懼可居崇安時遣人問病饒水土物夫人執匕筋曰吾兒幸無徒取諸民病且亟顧謂芝山予有老母以累君又謂省庵所後

孫善事祖母又顧演泌二子縷屺勉戒惟洵不在亦有保終一語使歸以聞言已以明日卒噫今而後在其子痛自勉愛夫人可無事矣卽有亦止恩封下及泉壤敬須臥待耳高祖士淳進士曾祖材不仕祖兼徐州學訓導父土省庵其別號母裘配呂世良中遂別號芝山子男三光洵光演光泌孫女一生成化庚子卒嘉靖癸巳卜以乙未某月日葬產芝西塘之原先是五月洵以所撰狀衰經來請銘屺曰生而父賢歸而夫賢乳而子賢仰承俯授繫誰賢因予一言光新阡洵起繼之振其言我不傳其子傳

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終

碑志

表狀附

啓聖公祠碑

吾夫子廟享星布凡在天下自京師有學無不用者後世以是爲吾夫子功德罔極之報亦可謂至已而叔梁公尚猶在從祀之列或曰原無尸祝之所嘻殆非所謂報吾夫子之盡也吾聞恭舜者不僂瞽瞍頌禹者亦赦崇伯不敢以不類絕其親以不類絕其親是以待衆人待聖人也公行事不可考見其不爲瞽鯀則可正言而必信聖人者尊親以爲孝使有靈尚

在於此宜何如其爲心要亦非所以爲訓後世當必有擇處此則後世言者之意亦未有決定行之者今皇帝崇儒重道用言者 詔天下近自京師遠及天下府縣各立啓聖公祠春秋享祀同於聖子甚盛典也一邑奉行無敢後先知黃巖新安鄭侯恭掌學事徐君衍於此尤承在心侯以名進士授今官清慎長厚民頗宜焉徐君至謀合是役也不遲不疾不大以肆不節以隘瓦石旣綴丹堊畢飾而民不知有役亦旣斷工中植木牌以依公神左右則顏曾孔伋諸賢之父旣又引宋儒程朱蔡三父位以次列配以類取

亦皆木牌書姓名絕塑工訖事擇日行釋菜禮配享

有秩儀式不愆是日民用聚觀忻蹈而退於是知國有教家有學沒身猶是也亦以相侯之治益光以洽鍤偶來縣下喜見其事用侯之意序而詩之伊吁孔公聖人之後其先殷人累德滋久公生聖子猶季生昌語聖之盛不與文王堂堂廟食隘親自邵事久見察 皇帝推孝乚亦有制孰敢以肆有犯於此道則未懿中外臣工萬方同役大葺小費以紓民力一畝之宮實配天地教演三綱順調五氣 皇帝建極萬邦承式彼哉土木民有溝瘠我作銘詩先告宮掖

國子先生任公墓志銘

予遊城中寄國子先生任公所公嗣子炫實娶予再從祖九江教授諱某之女公鏃姻家翁也沈晦健整予樂得焉尤篤姻交予至如歸帳蓐食器百物所需斂手不營惟餽飲語笑相與爲客主茲未暇爾久之哭公且葬炫以吳贛州所撰狀來請銘予申念二世謹以許諾但恥在久逋耳中間姑沒又哭之今年予入城外弟圭亟來先焉則父喪適除噫予第以老母棄背故姑夫之喪不能聲響趨弔以至於今負罪奈何圭正不芥帶要去我曰外兄行矣吾廬方幸如故

蓋災後漸復棟宇也予重失館人不能決去間亦就

圭宿焉凡四昔於是圭復出周司成狀申前請甚欲閉予靜室中章成而遣予予不可趨歸以久逋亦不敢就安逸按狀公諱稜字某別號網庵其先樂安人有諱遷明者李唐台州司法參軍遂家城治唐末據益義挈家入汴遞居不一處宋紹興中諱紳者添差通判台州復止家焉曾大父尚善大父因號東山俱以耆碩重於鄉考諱懋桂林守以學行薦不起人稱南牕先生四子次卽公少得於庭階長與陳士賢先生學事檢討公竝得器異天順戊寅以經明行修薦

授松江府學訓導誘諸生以成法貧及喪不能舉者
斂已以助之又鼓郡士夫舉鄉約以及庠外之人成
化丁亥陞霑化教諭士俗踵陋橫舍亦湫隘弗治易
而俱新之秩滿改黟黟有舉人自公始宏治戊申與
修 憲廟實錄庚戌書最天書例得縣府正貳少宰
張公悅實公門下士知公意不在亟訪之果授南雍
學錄癸丑丁外艱服解請老歸且日從陳甯國高南
郭王廣信吳贛州趙夢鶴等相與酒賦過從足跡惟
不入公第嘗自爲句閉戶嬾趨言偃室前守陳公相
方公良節雅重公巡按吳道夫嘗就訪其廬曰先生
之風尚足以起孱弱所著有臨海志鄭祠集家禮辨

正綱庵集歸田錄若干卷卒於正德丁卯八月二十
有四日得年七十又八配黃巖張氏子男一卽某女
三長適余察院子汶次吳贛州子綱次周分教子正
孫男一卽圭實以卒之次年春正月十二日窆公于
中台山之原去先兆纔里許從治命也公性孝友母
陳蚤世思則泣繼之歸遺貲弟撫兄孤以立處師地
三十年薰鑄多善藉且惠連於民在霑時山東大旱
公上六策尋用旌獎旣而領賑卹察奸二檄繼上四
事大率以足前之言者他如政淫官邪多所指列三

原王公稱其言曰老成人也規以禍者一不入公意謂以未逮已之禍輒沮其所欲爲丈夫處世甯詎然也去霑父老送者萬計黥猶霑也噫公在職或止及其弟子而不少有進於其民公雖長去欲使其父老戀戀如此也亦何能得公以教補官教之外一無所問未爲廢職也乃至日炙斯人之焚煬蹙若已毆之拯拔清濯不容少置念慮世方以徒位爲僞有若公而止於斯造物者固欲顛倒乖刺如此耶是爲銘

伴讀范先生墓志

先生諱某字德端別號澄軒姓范氏其先甯海又溪王氏元季避亂改今姓徙城府爲南門范氏 國朝

世父諱宗由進士梧州知府考諱某蓄德不仕爲鄉飲介賓從父諱文由進士廣西叅政先生自少穎慧讀書過目輒記母葉舅氏諱某池州知府會試第一人嘗以遠大目先生年十六入補邑庠弟子員以書經角場屋不勝益肆力於學問博及群籍雖古文詞操筆立成舉業乃其餘事每監司行部提學考校率爲兩學舉首文字傳播他學爲程式年四十以上始領成化庚子鄉薦名在第十一辛丑中乙榜授永豐教諭以身爲師以言爲教永豐舊稱多士由先生加

多近世教官遇待諸生多以節饋爲厚薄先生恥之
未論是事卽有他不憚待之如一人之禮諸生德之
亦如一人之心同僚林司訓嘗爲盜所掠及來永豐
又不久以艱去先生分己所得齋膳資給以去提調
王知縣始至未曉土俗每事必啓之以行當道聞其
名亦不以所屬教官禮遇之提調或朝正或公出權
攝縣事必在先生佐貳相視失氣丙午歲侵救荒有
實亦在先生民言狀於巡撫巡撫以先生九年且滿
將入大選擢縣府長貳當自得之因不爲意旣而適
遇分封親王匡輔重得人先生以優等授興府

件讀癸丑以內艱歸服除不去以教子著文爲樂家
居十幾年爲正德庚午幾月幾日先生以卒享年七
十有一娶侯氏早喪方伯諱某之姪女長史助齋之
女弟繼梁氏生五男一女長某次某俱蚤世次某某
某邑庠生范氏科甲相次在此女適周廉使適孫某
孫男四女四長適庠生周某先生器幹閎濟位不稱
其能以其未用發爲詩文聯篇累帙爲時所慕尚經
戊辰之火家藏無幾與人祥順不迕至激於義則慷
慨憤叫必使愧伏沾汗而止性友愛棄祖宅與昆弟
別築室三區分諸子以居故喜賓客過則設飲揮麈

噴噴忘倦好獎勵後進多受成益先生嘗視卜營兆於城南山之原以葬侯氏於今幾年諸子某等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合葬焉某等正欲求志於予予適以事至城府府倅有以部檄去者求贈言於予因并受狀臥延慶寺十餘日而志繼成系曰王爲范氏猶范爲張去阨辭亂適事爲當脫之醒穢旣遷而光蟬聯科第種德無方先生自初小子之良非舅知甥誰辨豫章旣見端緒日就青黃若鏞出冶有聲鏗匕合千百校一卷文章傳芳桂籍振嚮芹堂攝行劇令伴讀 親王羽儀不用未倦歸翔撫塵抽帙教子升堂十年初服解帶徜徉是惟先生用舍行藏閉茲銘石尚遠之防

丁君廷俊墓志銘

先都御史稱謂之曰外大父諱彥信者君曾祖曰舅氏諱守謙者君大父曰舅兄諱友義者於君爲考某實丁氏彌甥與君爲中表再世兄弟又與君嗣爲婚姻家予女君男君諱朱字廷俊性直任不曉脂韋諂媚馳逐事善治生雖有腆先疇而堂構缺然至君而鱗附繼富而益大之不止能守而已也嫁妹無畱貲撫異母弟亦不失其爲兄叔母裘嫠居甘節君母事

之至且死諒也。以命其子蓋以不及終事爲恨。娶裘氏節婦兄弟善內事。子男三長一禹次一臯一夔。學生正出一夔。文學弟子卽所與爲婚姻者女二長適巖坂金紹次適水南許巖孫男一曰錦以宏治乙丑十月十二日卒。距所生景泰辛未得年五十有五。卜以今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山後王之原先期。幾日以銘來請。丁本妙山陳氏君六世祖千十二出繼丁在台爲老故家。其居玉湖者類多槁悴。惟獨君爲津潤。族老而敝。乘除之理實使然也。至于勤惰豐儉亦必有繫乎其人者。槩舉而諉曰數也可乎。卽玉湖諸幼近以奔走居反稍稍起。悴日就溫暖。漸復其始不難也。豈非勤與儉之效歟。吾取以信吾言以爲君銘。

周直之墓志銘

庠弟子周直之卒。且葬。方生廷佩泣謂予曰。直之續息之一日。屬瑀曰。予生無益於時。幸未守官。得不恨。惟不得赤城先生一言。乃爲未可。子能內一言。吾塚壙不空。與紫芝同時死。不恨矣。吾豈愛一言於直之。吾藏直之舊矣。直之少入澤宮。業舉子。屢踐場屋。嘗曰。吾輩所當爲。殆不止是。遂展業。正志失。得已不在。

計慮中主司至一走縣治考而去同舍亦不及見其
面有顯者恥直之不至其門而推轂媒直之其友以
告直之正色曰利鈍有時益疏遠其人直之知命不
躁類如此吾藏直之舊矣乃今始去口周吾台舊族
入宋元纓組代有不售者亦不少伯煥以詩鳴伯文
能直叔父讎遜志序其事是后子姪振發皆如其世
父諱玘亦健爽母徐氏養姑孝弟廷讓先直之卒子
視其子父母卒塋責在一身情理具至直之諱廷論
別號螺峰直之其字初聘菊隱翁女在廷佩爲女兒
未行而歿菊隱又擇以其外弟之女陸氏繼好廷佩

因侍筆硯爲知己子男一仕旆娶丁氏仕旆娶徐氏

女一適徐通判姪櫛生成化庚寅正月二十五日嘉
靖辛卯三月十九日卒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
黃坦楊梅山祖墳之左銘曰
士適有志難其行幸其不用也人亦不能稱

東陽趙君墓志銘

巍山趙氏實鏃先都御史宦跡西道主鏃猶及見芝
山丈人旣又識其子鳳山公繼鳳山爲見則趙氏二
難見今文學上弟子子實子堅子堅以其從兄南江
卒塋狀來請銘按狀趙裔出宋秦悼王由南渡家東

陽再徙巍山祖坦庵考清齋隱德不仕南江生而開
 爽亟稱於里之人以少子任家政事母孝諸兄悌子
 視孤姪往義以後為恥積財以未散為失事如出朱
 姓寃獄室王孝子修戟門起奎應樓憐貧貸十金代
 之償皆其事尤善處頓歲大饑民有待支不食死者
 南江令各於其里給散卒無不食為鄉繩直爭者望
 門自理縣官或以少事自東陽守以下無不禮接去
 其勢分南江諱繼楠字子美別號南江生成化辛丑
 九月十八日未時卒嘉靖庚寅正月初一日未時配
 安文陳氏有內行生成化壬寅十二月初十日辰時
 卒宏治乙丑九月初三日戌時繼娶金氏生宏治癸

丑五月十八日卒正德乙亥五月十一日子男一祖
 羔入太學陳出孫男三賢孝賢能某孫女一賢貞未
 行羔卜以嘉靖庚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二十二都山
 門山之原之祖塋銘曰
 夫所貴乎富貴者為其可以富貴人也不然安用富
 貴為哉夫居鄉觀其處富居國觀其處貴處富莫若
 賑匱處貴莫若薦賢視鄉知國南江能薦賢矣乎貴
 而能貴人矣乎而不用南江能自為用不能也是亦
 足以銘其墓矣

雲石翁墓志

予既冠二年數以家事至羅川得與秋崖翁爲比興
交及其二弟雲石一峯皆予蚤歲知舊秋崖卒於今
三十有六年發潛誅德連編簡予獨無一字心甚未
嗛詩之外秋崖頗賞予文方其表微獨歎反有專一
者所未省予恨未及一言大有識鑑以見於世方念
之而元某亟以其尊人墓銘爲請噫雲石可無恨若
一峯則有不可言者於乎吾乃今日再至羅川而秋
崖昆弟三人無一人在者所見惟諸孫冠衣循匕諸
子亦落莫在者元某一人慎默可親於乎人之生世
何如也按狀翁諱宏倫字存復雲石其別號世居黃
巖之羅川曾祖承隱祖畎父翰俱養德不仕翁爲人
剛則有容寬則有制事伯兄秋崖曲盡情順而以方
嚴率羣少與人難合客至無少長親疏一以情真爲
具亦不薄祭則先期齊肅知交神未易躐匕不自甯
子姪仰察以爲律亦必不敢慢成化癸巳輸粟受冠
帶之寵配安人池蚤卒而助家勤生則有不可罔子
男二長元某輸粟世濟次卽元某女一歸給事中林
克冲子某孫男四長興乾邑庠生早世次興符興璽
興朔女一適同邑庠生王寬生正統丁卯卒宏治癸

丑以某年月日撒殯就安人合窆於雞籠山之原銘
曰
修短在人實惟其分隆殺更進祇以喜爲悶駒犢生
閑式占家運誰寫幽章石碎宜有聞

明義官直庵鮑君墓碑記

公諱汪字崇遠直庵公別號其先由中州徙婺由婺
徙台唐乾甯間著籍焉唐宋代有顯者爲台舊族考
取正翁贊雄一縣而不爲怨府更稱長厚於鄉公在
昆季第三人自幼人不以凡兒看公弱冠孝友名出
取正翁單力不勝門戶事門戶事公不以累諸兄弟
一身自責事來不問難易甚亦不計禍敗先取和父
心面折人過失若背而數至處昆弟宗姻愈有恩意
伯兄崇寬甫蚤卒公與次兄崇清甫先諸弟母事寡
嫂揚揚益勵縣官上其事得旌門又先諸弟養孤
姪門戶公私若寄客成化乙巳嘗輸財應河南等處
救荒 詔授冠帶榮閒積財知散殆公素養亦不必
望待於施報然後趨之初娶本縣陳氏子男一曰文
樞女一嫁東橫徐鎮繼娶甯海石林趙氏有淑行男
三曰梲曰榎曰果女一嫁太坊范深孫男八孫女五
公生正統庚申得年六十有一卒之明年八月望日

墓本里下伊山之原諸子俱克肖而梗尤健敏知事
予在公有男女婚姻之好知公莫若予梗又篤信是
道謂死者不可無一字有不朽之業必有使之不朽
者其言可念如此因遂書之先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昔人有言慈父不愛無功之子若公當得甚愛於尊
人而公方盡已不爲淺薄計慮於乎子道於今求淺
薄亦不可得

中山趙公墓銘

嘉靖甲申春三月予至關嶼主人自次山而下盡得
見其同祖諸弟所未見者彥一號瞻山一人當是時

予以崇賢崇凌二子撰未庵望雲二父文館餽久之

從予遊者孝子鍾世符以居鄰來要我遂如澤庫畱
少日孝子曰瞻山實予婚媾家以詩請退而思之崇
瑜之尊人實號中山崇瑜自爲稱必曰瞻必曰山立
一號而不敢忘其親况飾終顯親事之大反有不計
此其爲念宜亦常也在我不可知今茲再來瞻山槐
石兩橋亟走看我次山所明日又來果以是事予亦
不辭公諱錦字存輝中山其別號幼負氣不在人後
弱冠從謝王城羅興化遊授毛氏詩提學後吏部侍
郎張公東入邑庠未幾補廩膳生有場屋聲得與袁

德純遊袁去爲丁嚴課諸生必在獎錄累進弗得亦
不少殺其志且以勵其姪輩彥達等訖受公教爲賢
大夫母林性嚴公以少子愛能弗狎侍母愈謹敬祖
收族振匱歲大饑慈及瀕海遇時多艱力助諸兄家
得不落益饒非事至未見其侃匕直氣爲鄉人指南
鄰有訟亦就公開釋宏治癸亥二月病革諸子爭事
醫祝公不用命遷正寢唯口占一聯讀書老大慙無
補易簣工夫正此時語畢而卒曾無一言及家事卒
之日無遠近親疏聞之莫不悲悼士大夫多爲歌詩
以輓若章方伯元應有曰中山久仰台南秀泮水猶

傳席上珍予亦從和而哀之若公者何其感人之深
也邪其先越之蛟井人周顯德中光祿大夫仁暉徙
黃巖之洪洋宋進士藤州守遂卿同其兄和卿割田
爲義庄藤州之孫東庵處士始徙關嶼爲公五世祖
高祖宗本曾祖濬清祖耕趣以孝稱盡心祠祭餘力
以興事利鄉皆有敘述考雲巢處士行能見石翁墓
表公娶蔣氏有賢行養舅姑相夫子處先後御羣下
隨在盡道今年壽八十有二男四崇瑜崇雲崇歷崇
彌崇歷早世崇瑜號瞻山崇雲號槐石崇彌號兩橋
俱讀書善吟事稱其家子女一適鶩嶼鍾螢孫男十

一女四長適鍾孝子男承銑餘尚幼曾孫男一卒於
某年月日距所生得年五十有四歲冬卜葬於古
城之原嘉靖壬午故卜三嶼之楓井雲巢兆次於乎
蓋至公而趙之生理書香又一中起雖甲科貴仕以
命縮公公殆無愧彼且微危科幸高位至有志汚行
賤自謂無瑕之玉不知議者區分已不得在人之數
彼且奈何哉以視公賢不肖何如也銘曰
人不我進誰以我退我命我知慙者自慙彼逞而外
我逞而內鐫石表微永世弗墜

王翁墓志銘

翁諱海字崇量邑之永坊人其先山東博興有諱元
祐者由台州路知事擢天台長未上卒以台山水區
其子國寶遂卜居邑之士祠杏莊之西國初有分居
十七都霞莊者族遂昌霞莊七世至翁考諱公邑復
居杏庄實生翁與翁兄崇棟翁甫晬失怙母陳有婦
行翁事母稱孝而於兄亦無幾微母因早寡不足生
甚望二子稍進令異食亦以察其勤惰寓勸教卒母
養益念兄以兄家落不忍偏厚輒推以與兄兄亦未
可翁伏泣以決亦止得近腴若干畝歸其兄兄歿撫
其孤猶己子至鬻產以還其所賣漏稅田爲人樸實

揣己平生無訟庭一跡縣大夫嘗處以介賓翁曰賓
須德不敢辱命當翁七十九年國家推恩庶老榮以
冠帶或勸翁翁不可曰吾得以常服闔棺足矣翁自
處多此類翁生正統己巳七月十六日巳時卒嘉靖
丁亥四月之晦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內克先
翁卒生景泰乙亥六月十七日未時卒正德丙子五
月初四日子時子男四長珊次琥次豹次象女一適
姜廷琛子珩廷琛予嫺友孫六楠檜鳳榜材樞檜娶
余貞齋女孫卜於卒之明年臘月初六日合葬縣西
山茅茶園堂之原先日象以其甥潘子良狀及其姻
家方廷佩來請銘予雖在哀苦中聞吾鄉耆舊有如
翁者不欲辭翁從兄松牕員外予年契文實在庠則
汝正一茂一茂夏氏姻家子嘗謂家必有耳目象殆
其人并書以告後人銘曰
傳耆舊愧吾鄉墓有石墓人之揚

雙塘志略

於乎區匕之心常在天下元匕之不得其死者或死
兵或死饑兵則陷首決腸饑則槁室潤壑方其啼呼
偃仆不任輜怒宛轉就死之狀一念及之心受鋒刃
若痛在我甚不可居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是故鄉有

富義率在吾心方愿執役事奔走於其前况坐營一
字銘曰
鄉有富義孰與雙塘戊辰之歲苗穢亢陽懷我百金
丐糴清漳歸活饑者義聲湯匕亦有貪鄙等富實窶
豈無康惠仍同市賈實獲我心嗟嗟義父鐫詞卑函
式昭終古

范同獻墓銘

堂前有兒不救空腹尸百此輩同獻可贖嗟嗟同獻
善不澤身以昌其嗣鼈鯨恂匕繫爾檜軒喪子有子
片石能言告生慰死

李夫人吳氏墓志銘

夫人衛使義軒公之子婦味清公之配都閭節之母
姓吳氏衛使傑之從弟啓之少女夫人溫仁孝睦錮
其心識別施舍散其用無不學者女之事行而遇者
士之行未行推裝女弟自取疏裳木笥既歸以新造
之家舅姑忘其爲處約味清弟寅卿博士弟子員學
錢昏繼取辦於夫人義軒疾革以幼女屬夫人看教
擇配得張武略稱健壻味清以庠生欲終喪後襲夫
人曰吾武弁大孝將不在此既歸以漕事十九在外
夫人事姑治家益不解詔節遊泮庠讀儒書冀可文

武大用果不妄味清亦以夫人教子爲德味清既卒夫人行事如嫁娶等皆中機權不取行私以生意外事節視衛箠以能稱討姚賊以殿還皆夫人之教寅卿求異食夫人義止之不可盡讓其祖所遺產不取節總海事夫人出父祖省刑戒暴二棋子授之卒如教陞浙江都司請安輿就養夫人曰老姑在墳墓門戶亦皆不得去汝行勉之但以盡職得土心慰我二老多就養也夫人養羅夫人以其餘力先裨妾績紡充家人男女身衣常曰吾績終日不能寸尺箠勉之夫人教子無所不用寅卿爲含山訓導卒官無囊夫人用節餘祿治其喪仍撫諸孤節前娶盧淑人女適葉寺丞男應魁女病死劣俗女死無子盡反其嫁時物夫人痛絕之夫人病且殆提學汪白泉先生至猶念箠入場屋悅入澤宮已而皆如愿以卒夫人生丙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辛卯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二長節續娶牛總兵桓女有內行次箠娶節婦弟王洮女尤在夫人意中女三長德芳適施指揮忠先夫人卒次德茂適劉指揮祚次德英適劉指揮臣孫男三曰悅曰忱曰慎孫女三曰汝溶曰汝珊曰汝秀是年七月十七日合葬於三峯山之原夫

人恤貧疏困明賢禮賓喜不爲善不藏人惡結姚節婦王氏一言復止欲嫁者爇引燭燒畱案不報某指揮前怨皆其事嗚呼所謂節行多求諸婦人女子豈陽道偶不競於今之時耶吾以十年所聞除已嫁處女許聘未行夫死不醮者亦不少夫人以不遇不淑缺栢舟之賦就其他善行有大夫士沒身難見者遂用銘於其墓

墓表

南郭高先生墓表

吾郡三里之城中有文學布褐之士四計一時與我者趙某尚璿別號夢鶴高某士素別號南郭趙某尚粲別號筠谷陳某子崇別號一崖惟一崖解褐稍進汝府長史予比入城諸君不外輒冠衣走集若不遑暇里人至以爲候曰夏赤城在矣久之予齒漸增足跡亦闊疏率五六年一至至亦不甚狎回思曩昔著屐走通衢夜半搥門出酒輸論或乘月登巾子山嘯詠落塵市每念及之只疑是夢寐中不則予嘗從古人冥意億音不忘遂註以爲前日事然無是理也方苦歲月於此頃猶自忖予五人者雖老幸皆無恙他日入城只如月夜登山尚或可尋而南郭爲古人矣於

乎奈何竊計諸君於我惟南郭尤號欵密予遊中川
畱鹿城同行李往來涂倡旅和惟南郭相與止宿文
肅公方石所夜半誦韋蘇州風雨對牀之句亦惟南
郭乃今其已矣南郭卒之兩月予入城亟趨南郭之
殯以哭始弔其子遁亨問病始末臨絕何語而出既
而遁亨以夢鶴所撰狀就館客請爲墓道之文拜且
泣曰老父之歿公祖東橋先生既贈賻不足意又欲
爲之立石隧間但辭未有所屬計非先生無用慰老
父於地下敢因以請又曰已拚南郭之室矣愿少畱
以就觚翰予不可趣歸且兩月遁亨與弟節亨實來
則以草次敘論未及潤飾因勉去二亨徐乃卒事序
曰先生本姓金氏六世祖九萬宋寶祐進士祕書郎
入國朝曾大父孝廉君隨母改嫁遂戴其姓大父
諱某 詔舉才德弗應父諱某鄉飲介賓母張尚書
兵部郎某之女先生居貧而養輒忘其貧遇父母疾
執藥具廁幾廢寢食喪祭以禮禮之外一無所用俗
顛力學問聚經史百家言至老弗去尤喜先秦書蓄
而出之廁引河江文以是古詩以是馴宏治初前守
陳公以郡志屬文肅而以先生副之舊志林徵君表
民實贊篋牕公於是蓋甚難其人自司徒葉公贊多

知先生者提學徐公蕃劉公瑞嘗一就其廬禮下之
縣大夫熊君相喻君茂堅蓋師事先生自託於宓子
持母喪朞月而得憊疾不能就枕者七閱月夢鶴以
久要密爾日往泣焉先生笑止之曰誠緩死終喪以
深衣斂否則麻耳不食三日矣猶口占爲文若干首
高第趙淵宏道執筆受其辭淵夢鶴嗣子方以行人
居母喪先生至是蓋得年六十有九正德丁丑六月
七日也配邵氏子男四女壻二侯某周某遁亨卜以
某月日藏于紙坊塿之原先兆之西先生所自竈者
室也先生性狷謹寡合面攻人短尤遠聲色予遊城
中雖歌僮亦不使近與人爲善又此類急義疎財內
弟張贊家大疫親爲隸牀理穢卒賴以全有逋負炭
於市甯舍之不欲重饑其妻子失牛所司方患之必
折偷一足以徵則使謝曰無打偷足且無爲予打偷
足也所撰述詩文集南郭子之外有義靈粹編朱子
寓台錄又草揮塵內外編以統鄉賢名宦病未卒業
夢鶴曰先生一初一終無寒熱燥濕無成虧闡道遡
功尊鄉厲俗厯一世以爲心殆實錄也予嘗亦曰吾
鄉典賢方石鉤索於前南郭補拾於後可謂無幾餘
矣予兩人蓋謂之知先生者非耶銘曰

先生見末自其羈州長而執業百不在念造次斯須
視手有書文詞攷證白首何如反之一身博之蟲鼠
實中而光謚曰君子教在河汾淵視董薛義薰從兒
賁也子匕川涂城市亭旅過車舍其袍帶衣褐之趨
歿更有遇誰隋墓石臨政神明待士饑渴章安二徐
於士爲高紫陽大書實先東橋

未庵先生趙公墓表

崇賢太守得請家居十有幾年予自桃溪問舊歡接
久之崇賢與弟崇潔及子姪出其尊翁行實求爲墓
道文予止之曰請先列其不得辭於崇賢者按狀未
晚也崇賢實秋官貳卿畏齋先生子壻畏齋在先公
爲同年又同以監察御史歷臬藩長畏齋進貳秋官
先公爲副都臺秩又相視雖藏志立業偶有不同而
同時齊名夫壻在婦翁戚亞衆子予於崇賢比例通
家又予同年蔡從善王景昭竝崇賢子姓婚姻家予
於崇賢年姻互好然則予於崇賢形跡盼睐本不淺
也大者且未論雖欲辭吾文於崇賢果無其端按狀
公諱盞字存堅未庵其別號其先宋寶慶中曰處良
由進士藤州守家居立義役田里中至三百畝藤州
四世爲德明號東庵關嶼初祖東庵四世爲維石實

公大父考諱懋別號雲巢公少有奇志不欲在人後
自標置甚高操觚積得師教甚備弱冠從貞肅謝先
生受毛氏詩由邑庠諸生補膳籍甚得在畏齋意厚
中戴安定林黃門皆降色氣願交雖連頓場屋志業
益起徵師友教子弟若就家少見焉祠祭且廢議復
之家約未立嚴疏之犯條教者痛繩之告空乏者亟
賙之姪深貧歲割田租贍之淪湯孤字且教之讓妻
家奩田二十畝曰匪我願也責其券還之稱貸者入
其息三之二去之平居寡言笑不妄與人及與人論
事出剛正烝乚不少倦見義風發徑去不顧問鄉鄰
求散訟者跡滿庭輒弟踰乚五人公居其間若黃鍾
之在五鳧皆仰承焉事母以孝聞父歿後門戶公私
家政益辦撫諸弟益勤從事者經理其家遊泮者昏
教在我自處儉素客至倒囊洗庖窮日夕小醉輒雅
歌投壺或親琴棋以汰淫樂配余氏有賢行先公歿
子男四長崇禮次卽崇賢次崇學早世次崇潔能贊
崇賢求文女一適蔣耀孫男九女孫五曾孫男二女
一公生四十有六年以縣學生卒斂以儒衣冠於乎
士不遇時尚矣況在今日今之科舉殆取人之捷法
非取人之良法毛舉而細行之可以得常才不可以

得異才夫有異才取之之法當亦有異由今之法幸
而得異才亦偶然耳非法固得之也由是可無怪學
校養才之效不白於天下亦取人之法未盡焉耳獨
怪今之用人者嬉嬉然熟視今之法固謂之已盡之
矣棄而不講至期而舉行之若天之經地之義周公
孔子不刊之典不得少加增潤於其間亦安肯於法
外爲之所耶噫今之異才其用於世與否吾不知也
請以是表於墓石使自今急人才而欲訊其弊端者
有以思崇賢旣謙讓於瀧岡之表因取孟嘗謙子遵
慶求文事以柳州屬銜而擬公於嘗謙嘗謙於公倫
也利鈍形跡不必問遵慶未有考度亦不能過崇賢
所不類者獨惟小子柳州之文昌黎稱其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小子有耳不得聞此言雖然柳州於我
宜亦有不類者而不在區匕之文也并書此以見崇
賢知愛其親而師古論人下上淵源又足以輔其愛
文以事盡爲止法是爲表

望雲先生趙公墓表

嘉靖甲申春三月朔予肩輿發桃溪投關嶼實平生
一至焉至之歲望雲先生趙公卒且塋幾年矣公之
姪次山太守以諸弟館我樂甚有節狎甚有文是行

予嘗以次山不可失不意次山諸弟俱不可失也諸弟有曰崇齡公季子欲取公隧道之文於我動意屢矣至是意定按狀公諱鏌字存華別號望雲其先居邑之洪洋宋寶慶中藤州守處良通己田於里中役家至三百畝藤州四世爲德明號東菴關嶼初祖東菴四世爲維石實公大父自家之祠祭經畫以至里義郡志可問考諱懋以寬碩獲長者之稱於鄉之名人公少任氣旣長以理克識義財重輕棄取之分德之者族婣里黨以至他鄉旅宦共一口出尤急喪葬之無力倚辦者治家嚴不廢律子姪受約束勤生起財以義尤重祠事朔望細大之禮未嘗以冗絆委并人碑碣等降自藤州作新因舊無畱舉旣葬父後哀念不舍引脰松梓三復流涕情溢於口不覺成韻傳播於人應和盈卷此殆望雲所從稱也遊方石繼休二先生間人謂亦公受益之地有司歲論公以鄉飲介賓謝不往自是杖履無城市一跡澹定之風扇井里驅後人年七十有六以卒娶江氏有淑行今年五月卒年若干子男二長崇順先公歿次卽崇齡女一適王南郭太守之子墀孫男四純倩純梧純黨純贊女一適著輿程子鏗於乎吾於是竊有感於順之事

順歿時妻金財二十有四男倩乳女妊區匕一念卒
用立乳嫁妊抱孫雖其先愿盡意亦不過得如今日
而止所不便者前日之克歲月破單苦固心鍵雖在
脫離不得追省於乎難哉今之士大夫志慮卑鄙行
業罕聞萬一時事不同今日安望其出意決擇自立
不壞如節婦前日之事吾以士風故不得已因事肆
口在他文亦嘗自以謗訕立言志之所赴不得更遜
雖然揭公言於一家之私文恐涉不韙方欲竄易之
崇齡曰先生有言寵惠我死生多矣敢不圖之而以
他爲於乎在婦有節在子有識於是見公刑家之道
風聲勸迪可使浸淫兩間不止一鄉一里也并以是
表於墓石使拜公之墓者益以重公一字不當無補
也

恆軒蔣公墓表

姻友蔣器之以安山其族也嘗謂予同往遊謁焉謂
雖勤而行不果誠由兩人就道不得獨奮以故至今
器之下世幾年矣予雖訖償所愿亦自不能不悽然
以思缺然而恨於乎人之生世相與修短何如也安
山之秀曰尚綱器之族姪出其大父事狀求爲隧道
之文予方苦風痛捉頭足以辭竹仙曰公諒直人也

雖病不可無一言按狀公諱憲字汝祿別號恆軒姓
蔣氏世居安山今爲太平人曾祖某祖某漢陽令父
某隱德弗仕公讀書知大義平居與人見和氣於顏
面至教子弟不少貸鄉先輩林雪牕徐望軒迭在師
席累累解衣履至使發於聲韻以爲感記鄉人以朝
夕告給應之無難色亦未嘗計其後之何如而人竟
亦不負公鄰家田盡賣其餘棄公憐其貧酬以上田
之直昆弟立後公以讓其姪義聲播甚邑大夫袁德
純以鄉飲介賓重公歲饑出粟又欲得公董修學事
公使長子應之配毛氏子男五女一人孫男十二人
公得年七十有九以卒卒之夕命取錢谷舊券焚之
因謂其子孫曰吾非好名者特爲汝輩添一善籌耳
於乎若公者亦豈易得哉予嘗有言誠善而才自裕
不誠爲善則養無所養而剛大之氣不足以宏濟其
才而所謂才可知已予嘗用是問裕才於天下弗得
也近聞太平日想袁令德純之政婆婆履綦之地心
甚冥之旣而曰吾所問裕才不當在是邪夫袁政之
人民者民至今瀝心以思不但人人口能言之若其
政之根柢從來則在予誠善之兩言民弗知也觀其
事涉庇民必行已志要吏叢譴不少爲動於是見其

才之裕由其善之誠也惜也不壽誠善之效僅在是
邑於乎奈何夫其人如此必不以國家禮意借人
而以介賓屬公公可以自裕矣亦足以見於世矣古
之知人者類觀其所與或一言相與遂爲終身定論
范蔚宗傳黃汝南就其言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
聞士君子見者無不服深遠去玼謬賢亦何嘗不待
人而自傳以信也是爲表於其墓

葉賓山墓表

予家食之日久足跡多在黃巖太平太平以方石尤
數數所未至者且未計江洋以秋官正郎敬之獨在
予意中今年夏四月予畱關嶼始面識蒙谷聞聲欲
見者有年歲少日舜之以故人子又來相與至江洋
候敬之四人相與甚懽明日敬之以族子某出所爲
賓山墓銘求予書墓上之石按狀葉之先由閩徙黃
巖靖化鄉宋季有以進士至閣制諱應輔者子耿贅
鏡川王氏遂家焉五傳至耕雨自鏡川徙曹溪家益
起永嘉黃少保志其墓實君曾大父大父諱某父諱
某子二人季君君名某字某少失母事繼曹盡孝曹
視如己出後季父某所後母趙性嚴視羣婢績紡夜
分不休君亦不敢就寢室護趙疾尤謹趙亦本生視

君伯兄某早世撫遺孤家其家不少間異雞鳴趨起
事至迎刃群從有爲慢侮若不在我尤重宗黨皓白
執子弟惟謹嚴飲客禮子弟不得談門戶宄媾事亦
不得後客至室廬完美出應官長直道爭論無阿屈
縣大夫劉弼顧以疑訟屬君占覈鄉之土田亦牒君
祝宏舒以更賢來首以君董閭事民受其利楚門塘
累築隨壞郡守顧東橋亦以君主是役棄君錢巨萬
出入不問曰塘成爾名君早夜事事竟以是得疾不
起生天順庚辰至卒得年六十有一娶曹生女一壻
黃巖庠生陳霑繼曹從女弟無違德子男四長卽某
次某次某俱醇克肖其家孫男幾俱秀澤可念卒之
某年月日葬曹山之北原先室曹之兆合焉初君以
輸粟得冠帶竟以布褐終其身與人久愈善塾饋二
師應東麓潘一塘蒙養舉業分教東西重給散錢脯
餼明賢禮賓貧士猶貴人貴人雖婚姻家不强合用
是無爲君名者於乎去古愈遠元化罔贊小人羣君
子獨上者喜人諂事迎和下者亦喜諂事迎和人如
水之下火之上實由涼熱風熾溫飽志同間有一人
焉負俗獨厲吾安得不表然出之以爲紳笏峩冠者
勸

世不漓人人自漓世沙蟲幾何白日斯逝昊天不弔
壯哉肝腸片石可語山水之光

尋樂子墓表

吾友聞敬之諱式別號尋樂子尋樂子嘗業舉進士
俄棄去吟詩作草書家貧不別治生擇大姓善門教
且館以營衣食鄉人亦喜就尋樂子爭致之有以不
得尋樂子爲恥者尋樂子天資甚高學問因之中藏
乾易外示春和絕去畦畛與物爲一故樂夫樂不可
徑尋卒致夫樂亦在平日尋所以爲樂者耳理義有
得嗜欲滋淺樂於是生若源之湯若本之藁舍源本
乃無所用其力也尋之一字宜亦尋樂子所自爲言
若尋樂子幾可得矣無事乎一日之逐也予嘗慕
陶元亮邵堯夫之爲人更念不可得見於二賢旣歿
之後今見尋樂子雖未敢便謂何也亦可因之想見
古人面目肺腸以少慰寤言損長懷比殆不虛然尋
樂子喜觀遊所著養性集其言亦多類安樂窩中語
尋樂子有子無孫子義亦先二人夭死於乎可念也
雖然尋樂子有所自致永遠世之子孫竹立其人多
有吹螺就坎黯然滅矣亦不知孰爲得孰爲失尋樂
子娶張氏男一女一女妻大潢徐思男卽義旣歿尋

樂子卜以姪孫瑞爲義後父諱鑾別號霞谷道人霞
谷半跡方外能詩善諧笑清文巧慧亦一時怪民尋
樂子年六十八以嘉靖改元八月十四日卒姪一終
義養事卽瑞生父旣葬門人蔣選方瑀等求余言表
其墓嗚呼予志也以俟傳高隱者得焉

古人司訓陳先生墓表

君蚤入郡庠自以才學容觀少視一第躋於命不大
售以貢就春官吏部試得分教吳縣僅十閱晦朔敬
齋訃至服除補建昌匝歲而卒吁惜哉君諳練有幹
局剛峭面質人過中更寬借遇義事急趨尤重忠烈
人如方正學先生爲世所諱君齋 詔甯海損貲構
祠以祭大尹郭公有畏色君作詩任其無咎乃又立
諸本郡鄉賢覓真像藏於家以致敬其業師盧孟怡
卒相其有無至割山以葬在吳生員俞揖女夫病亟
扶目先見力貧卒志給以少俸不一而止仍與其表
門事建昌以繼母徐分俸并及季父睽仲兄甯其俗
喪葬拘日忌惡謬不得言君取家禮圖式以教朔望
詔諸生通加指授務一變惡謬提學邵二泉爲下其
事郡邑學地久爲里豪暗奪願以賄竟復得之事以
廉濟蓋如此本學諸建拓皆出君其先永嘉相儒坊

人諱謹中者由宋進士歷官台州通判因著籍曾祖
諱興祚本府儒學司訓祖諱璿由二元進士授翰林
檢討與修五經大全等書出僉江西憲領學政有時
譽敬齋繼美風望至今兩監人能道其事母何事舅
姑助夫子盡道配楊有內行教幼子先嚴後慈先九
年卒繼宋子男三長絰博識喜談論次絰孝友善交
際次絰追養盡禮女一壻洋渡盧沼孫男六文龍文
昭文海文貫文顯文達龍貫顯郡庠生孫女一適周
瑚曾孫男四思堯思舜思恭思敬曾孫女二君諱寅
字永慎別號介軒所著有介軒集生於正統丙寅十
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宏治癸亥臘月望日得年五十
有八以宏治甲子臘月庚申葬海浦敬齋墓右南郭
高君執銘諸幽絰且以墓上之石屬我自是予入城
絰未嘗先言他事然予漫未有能自斷也於今且三
紀絰以七十之年申請益力予始趣然不欲更畱今
茲之來殆先斷矣於乎人莫難崛起獨賢家世無獻
文無所以薰迪觀望若行無途輟射無質的自非豪
傑之士子孫何恃而能賢是故人之賢生於積漸成
於有所自者十八九雖然子孫而能世其家者亦不
可多得顧累累忝厥宗姓以遺前人羞有不然者吾

惟吾友永慎之見遂用表於其墓

姜處士墓表

鏃從曾祖先都御史前在選部時書來問訊親與交姜氏之先在焉鏃少讀其書又知姜與夏殆所謂累世通家不止子父云爾矣由是益講論世德諮前之好自不敢視猶他族夏氏之少見姜氏之老輒引席坐於側姜氏之少見夏氏之老如夏氏禮焉二家之長少聚則以齒爲兄弟於鏃爲兄鏃以從於澤宮交臂相好者其曾孫獻也獻嘗謂鏃曰先君卒且葬於今幾年矣而闕焉墓道之文子與我厚而業古文以

名吾不能外子而取之於乎獻之尊府與鏃之先君相謂爲兄弟猶鏃與獻也此在我縱可得辭爲吾先君亦不可得辭也處士諱某字某祖諱某卽先都御史書中人也考諱某繼世連隱處士有靜質泊然若不享衣食於世蓋有求弗營者也孝弟以居家恭默以居鄉黨行是道也以居於市久而益厭移家附靜山水交於門竹石列於戶中爲真趣二大字鄉人曰真趣先生遂以號得年七十以成化某年某月日卒娶陳氏先卒子男五長某次卽獻孫男七處士與其弟味菜處士倡和教子同踐於成獻之交行同門不

敢加焉鳳先諸姜以遂由鄉進士今爲歸化知縣官
未稱其能麟豸亦騰聲與鏃同門相好如獻焉鳳麟
豸味菜子又有曰昌曰果曰珪曰玗曰珂二代九人
登俊澤宮出則青衿布路人則黃卷紛綸濟濟郁郁
一時文家歸其盛多賢於人何如也然而始於處士
以教獻則不可誣也於乎家以一人興處士姜之正
祥先開歟是爲表於其墓

狀

先府君事狀

先府君生宣德丙午二月五日亥時生卽穎出見者
便謂夏氏有子年二十一補邑庠增廣生陞邑庠生
明年丁卯一舉便得戊辰辭乙榜辛未登進士第明
年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癸酉巡按廣西止盜賊去貪
汚通錢幣皆用其大以利民丙子出按福建先論
貪悞布政王輿僉事宋洵薦孝廉都指揮王勝曰官
清則上無欲而下自安天順戊寅清戎江右法立而
行之以寬鎮守太監葉達怙寵轢民巡按以下莫敢
言其非先公累章劾之卒落其權壬午廣東按察使
員缺巡撫岷山葉公盛章丐於朝曰此地詞訟極
繁此位不可久虛宜得有爲有守廉公正直老成練

達者亟來居之於是以先公應既至葉公喜曰吾固
知來者爲君是時兩廣弗靖常舉四烽僚佐有欲移
村氓守城堡先公從容難之曰誰獨無父母妻子使
人舍其親而捍人之親豈其心哉麾而去之村民感
泣葉公去繼則韓公雍衆皆屈體下之先公獨屹然
不動執意不少貫韓公嘗於凱還之日置酒號太平
宴先期令有司勅金花收馬牛以實俎豆蓋亡慮鉅
萬費先公名有司謂曰爾知 皇上出師之意乎出
師蓋爲民也奈何於供輸空乏之餘重困吾民乎必
以白金易黃金猪羊易牛馬餘皆以是爲準毋曲意
阿上以病吾民有司旣如命韓亦不得問當時談者
惟知有兵先君獨曰兩廣藥石兵非所先於是上疏
數千言大要以擇人爲急守令得人則見處者固志
被脇者思歸而又威之以兵盜賊不足平矣因薦知
縣陶魯林錦等凡四人皆得超用在任六年以成化
戊子陞廣東右布政使居無何轉江西左布政使
命下之日其民胥慶以曾在江西故也旣至會大理
卿仁和夏公時正分視此邦相與驩甚旣去以唐狄
文惠公像遺以見意且題其上曰知君卓然立志動
以古人敘語當世必及大略勤身以行道約己以裕

衆巨不遺細詳而有要居峻崇而執謙當宄劇而暇
整衆人之所難惟君兼有焉已而薦於朝具以是
聞壬辰擢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識者曰
乖崖復來也既至先除積年劇寇小羊兒以慰民望
捷聞朝廷差進士某齎綵幣表裏各六端楮幣一
千緡往賜之繼以井蛙螳臂無處無之既立互知之
法以制其朋居復立會捕之法以撲其起熾用是民
益賴之古州苗賈果王喇哈等與其屬徙居貴州爛
土長官者十有四年衆至萬餘有貪功指爲四川播
州宣慰司所領兼誣以聚弄殺害移文將逐之先公
按得其情力奏寢焉其略曰臣惟制馭山苗如制馭
虎狼於其靜也若棄之而不使懷疑及其動也必弮
之而不使爲患若慮不出此是猶驅在穴之虎狼爲
出穴之吞噬禍變之來敢量其止鎮守松茂叅將等
官以山苗出沒交章請益兵先君議以在將不在兵
在精不在衆况邊方會城藩籬腹心之地彼增則此
減增則缺餉減則妨守於是柬精銳四千八百往替
松茂守備者一無所加但命於舊班內五抽其一暫
畱共事甲午議事以六事聞一曰嚴責成以馭將威
遠二曰慎舉措以修政安民三曰權事宜以防姦制

變四曰度煩簡以隨材授任五曰重將權以禦苗安
邊六曰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嘗曰吾起自貧賤致位
臺副雖不能忘狗馬之心亦不得昧止足之戒至是
以身病親老上疏固求致仕不允尋復申前請志益
堅上知不可奪詔從之既歸杜門養親有造者雖
數不報或問之曰吾以病故棄國事豈能復修主客
禮哉雖身居散地而憂國愛君之心始終不渝常曰
吾無以報朝廷惟愿年豐耳因大書於壁曰憂國
期年稔娛親愛日長家居復五年以成化己亥九月
三日辰時病終於正寢距所生享年五十有四而納
祿之年纔四十有九先公剛直介潔外嚴內慈雖不
能容人之過而人亦不亟怨顧多德之者平生未嘗
一誦意於人有欲干以私輒自請去性疾惡所至鋤
強廣州有土豪矜其黨與恣爲淫毒多訟之者皆刑
不逮罪夕解繫而朝反惡先君廉得之繩以死法尤
長於推鞠得其片辭輒止之曰已知爲之剖露無不
具伏所至平反以爲常廣西有管某訴其叔父某殺
其父擬以某抵法坐繫幾年先公覺其冤卒推得其
真殺人者乃同婦姦夫也有犯者雖少賤必以理喻
詰之不一而止家人怪之曰鳥獸不可與之言以理

語人非苛責也事親篤於敬凡物欲遺親者必躬具之惟謹以親在非公署未嘗一見南面而坐雖篤於友道而難合所善皆時名人喜讀書過目輒能記雖職務紛委而手未嘗釋卷以故經史百氏無不究覽間出爲文章尤工於詩一以溫厚爲主其近體比之盛唐或過之所著述有說苑要語裨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奏議集凡數十卷藏於家夏氏族出會稽其在天台則僊居徙也高祖諱圭孫曾祖諱應剛並以從祖迪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諱進抱才弗施父太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娶盧氏如母封子男一卽鏃三女長適同邑王穎次適張腴次幼孫男一曰漢將卜以今年某月日葬於赤城山下烏岡之原墓中之石未知所刻輒錄其耳目之所及者以丐鏃生也晚先人之事不翅十遺其九惟大人君子重沒人善倘有以處之也不然徒取諸此亦足以見矣不著名與字以名爲人素所聞知也

夏赤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莫亦城去主文幾亦之十武絲

之備識以現在非必書水書

友道而離合所善皆時名人

秦也開映出

不然拾取請出亦足以見矣

賦十數其小制大人香于重

神殺其耳目文視其香以再

且日盛外亦遊山不為問之

出王漢大遊張與大游發與

月使將人學血月使母桂子

